

C40
4514
(224)

覺大律師像



C40-4514



B 64853

了翁上座請大廣及有
家書置武州紫雲山
我微笑塔院庭府中永
為學者不許出院內
當山三世鐵牛機謹誌

贊

昨非菴弟子鄭瑄

這老阿師壽昌嫡血拙若醜石硬同頑鐵
大弘正中妙挾之旨克紹前徽遠繼通霄
路上之蹤直還原轍一枝麈尾掃開百世
迷雲七尺藤條指出千山皓月禪教律化
作一家儒釋道同歸點雪五百年來僅此
人是聖是凡休浪說

壽昌大師像



贊

真寂廣印

吞却死猫頭
嚙盡生人膝
跟不踏
艸鼻孔自遼
天看毛忒麤
而魔外喪
氣眼光遠
燦而佛祖難
空機迅直以
雷轟舌辯
安同泉涌
祇有藏身一
著無人識
果然傳得壽昌宗

永覺和尚廣錄總目

卷首

序

廣錄林之蕃序
外集陳琯序

內集曹谷序
最後語道需序

卷第二

住福州鼓山湧泉禪寺語錄

住泉州開元禪寺語錄

卷第二

住杭州真寂禪院語錄

住劔州寶善庵語錄

卷第三

再住鼓山語錄

卷第四

小叅

卷第五

普說

卷第六

普說

卷第七

拈古

卷第八

頌古

茶話

佛事

問答

卷第九

法語

卷第十

法語

卷第十一

書問

卷第十二

書問

啓

卷第十三

序上

卷第十四

序下

題跋

卷第十五

記

卷第十六

文

考

卷第十七

疏

卷第十八

銘

卷第十九

論贊

卷第二十

諸祖道影贊

卷第二十一

諸贊

卷第二十二

偈頌

卷第二十三

偈頌

卷第二十四

詩

卷第二十五

詩

卷第二十六

詩

卷第二十七

古轍上

卷第二十八

古轍下

卷第二十九

寢言上

卷第三十

寢言下

福州鼓山白雲峯湧泉禪寺永覺賢公大和尚

行業曲記

永覺老人傳

永覺和尚廣錄總目

終

永覺和尚廣錄序

鼓山大和尚永覺賢公遷化之三年其嗣法子今住
山爲霖霈公結集師生平說法語錄及諸撰述所謂
禪餘內外集晚錄最後語洞上古轍窺言等編釐爲
三十卷而題之曰廣錄命之蕃序其卷首蕃自顧鈍
根落箭鋒之機者數矣序曷敢爲又念居師座下親
承教誡涵泳淘汰自少至老已非一日不可謂無所
得於師也序曷敢不爲謹序曰昔世尊于靈山會上
百萬衆前拈華示衆獨飲光尊者一笑投機遂付正
法眼藏謂之教外別傳自是四七二三以及五宗諸

祖繩繩相繼燈燈相映莫不皆用此機付此法如水
傳器了無滲漏奈何法久弊生真人罕出以偽傳偽
疑誤頗多吾師乘願再來爲法檀越具大福慧施大
辨才以無明爲師無異爲友父子兄弟後先繼美鼓
揚斯道振曹洞墜地之綱藥末法必死之疾金章玉
句苦口婆心無不與從上佛祖心血骨髓一脉貫通
具鶩王擇乳之眼者一見自識安容蕃贊一辭耶他
日必有佛心天子爲納大藏中與永明宗鏡明教鐔
津及諸尊宿語錄並行天壤間洗光佛日剔耀祖燈
蓋以大法爲公非敢阿私所好也且師行道海內垂

三十載特立獨行不爲世風所搖譬雪中峩眉後地
凌空巍然迥出世人就不景仰况有是錄以發其矇
而啓之寤則師之道不於此而益大光明哉師手著
更有楞嚴金剛二疏心經指掌四分約義律學發軔
弘釋錄繼燈補燈二錄淨慈要語鼓山志開元寺志
等書俱別行茲不復贅是爲序

賜進士第奉訓大夫吏部考功司郎中前浙江道監
察御史菩薩戒弟子林之蕃和南題



永覺大師自浙反閩復休老子福之鼓山侍者太冲
上人錄其三會之語類而合之爲禪餘內集集既成
來樵李問序于予予雖忝讀佛書于佛之道實毫無
所窺測安能知大師哉不知而妄序之則予之辜也
上人固請弗克辭乃曰無已則姑述予之知大師者
可乎大師學貫天人識達今古大而理亂興亡之故
小而賢否進退之幾幽而河洛星曆之微顯而禮樂
刑政之蹟罔不精究其致或出一言便可千秋此則
予之知大師者知其學之精也靈光磅礴任筆所之

禪餘內集序

永覺大師自浙反閩復休老子福之鼓山侍者太冲
上人錄其三會之語類而合之爲禪餘內集集既成
來樵李問序于予予雖忝讀佛書于佛之道實毫無
所窺測安能知大師哉不知而妄序之則予之辜也
上人固請弗克辭乃曰無已則姑述予之知大師者
可乎大師學貫天人識達今古大而理亂興亡之故
小而賢否進退之幾幽而河洛星曆之微顯而禮樂
刑政之蹟罔不精究其致或出一言便可千秋此則
予之知大師者知其學之精也靈光磅礴任筆所之

理無不精意無不達議論變化莫知端倪然皆清真雅澹春容和鬯無藻繪浮靡之習無激揚揮霍之氣此則予之知大師知其文之粹也年近耳順方鳴斯鐸開堂兩載卽思卷舌所居一任外緣如不事事絕無喜功之念貪營之思此則予之知大師知其養之恬也鐵骨擎空孤風絕侶操行剛方動必師古雖歷主四刹而足不入俗雖日接顯貴而語無阿順此則予之知大師知其節之峻也室中單提祖印牢把鐵關雖英衲鱗集率皆望屋而退絕未見其濫有許可付拂傳衣以圖門庭熱鬧此則予之知大師知其守

之嚴也至于陞堂說法矢口而成機辯自在電捲雲蒸而實不局守一途或痛快或綿密或高古或平實此則疑其如摩尼圓映五色不定亦如巨海波瀾涌沒何常卽大慧所謂大方家手段禪備衆格者非歟此特隔江望剎影描寫于依稀恍惚之間有如此者豈予之謗劣能知大師哉然予嘗聞之大師云我生今之世直是形影相吊實未見有能知我者然我亦不求知于今之世但斯言未泯吾道在茲他日倘有能因吾言而見吾心則少林一宗庶幾不滅矣今請以斯語弁之卷首可乎上人唯唯遂筆之以爲序

崇禎癸未孟夏四月佛誕日賜進士出身奉勅提督
南京應天等府學政前巡按江西等處原任湖廣道
監察御史樵李弟子曹谷稽首和南題
禪餘外集序

古今以文鳴者三有德性之文有問學之文有才情
之文世所盛傳者問學才情而已至于德性之文則
自六經以降不少槩見作者固希而知者蓋亦寡矣
永覺大師早專魯誥善朱程之學壯歲棄去遂入壽
昌法社久之歸閩住福之鼓山門人錄其藏稿以行
師自命名曰禪餘外集丁丑春泐中諸縉紳請居杭

之真寂門人益增其所未刻爲卷者八爲目者十有
二余廼爲較而梓之余何能知大師哉第讀其文見
其不馳騁于才情而實非富于才情者不能至不組
織于問學而實非深于問學者不能道直如春工化
普無迹可尋亦如白雪調高有耳難聽且余每見其
下筆疾書十言立就靡不痛快醇至至于微顯闡幽
開今古不敢開之口而皆出之以平易和雅無艱險
綺麗之習所謂德性之文非耶蓋師佩壽昌法印慧
光渾圓叢林推爲第一而實心實行無不可方軌前
賢垂範後學尤稱爲末流砥柱固宜其見之文者如

此是豈可以才情問學相比况哉余不揣愚蒙僭弁
簡首固知輕汙珠玉無所逃罪然姑以述生平欣仰
之私云爾崇禎庚辰秋八月既望日賜進士出身中
順大夫嘗州府知府歸安弟子陳瑄題

最後語序

梁普通間菩提達磨自南天竺國來倡爲禪宗不立
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其付法偈曰我本來茲土
傳法揅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嗣是六代傳
衣五宗競出由唐歷宋其化大焉五宗者爲仰雲門
法眼三宗與宋運俱終其傳至今日者唯臨濟曹洞

二宗其洞上一宗亦已久衰至萬曆間壽昌無明老
祖傑出始中興于世壽昌入室弟子凡數人其最著
者博山無異和尚與先師鼓山永覺老人老人年二
十五省發四十出家四十六悟道五十七歲出世八
十歲入滅二十餘年間四坐道場大作佛事言滿天
下道被域中凡叢林久叅耆衲罔不腰包來覲而海
內賢士大夫亦多折節問道其生平語錄著述甚富
俱已刊行于世而此萬餘言是其最後絕唱標名最
後語者老人所自命也竊惟老人之道廣大精微其
學貫通該博其見地圓明超絕其說法縱橫無畏其

所守嚴其所養到其福德壽考允稱圓備而臨終之日說偈辭衆危然坐脫頭正尾正卽求之古尊宿亦不多得況時輩乎嗚呼達磨一宗傳至今日而弊已極矣老人出而挽之以力行鎮之以正大繩之以綱宗驗之以言行牢把鐵關不少假借故雖諸方號飽叅者其始至無不行行然擎頭戴角而老人不動聲氣微垂勘辨卽皆土崩瓦解懔懔而去唯真叅之士且擇法眼乃能俯就爐鞴久煉不退蓋知當今之世少林一綫之脉不至墜地者唯老人是賴耳無何世緣告果遽戢化權人天眼滅孰不哀慕于是建州弟

子謝飛卿氏請以最後語壽諸梨棗公之海內庶幾他日問道者知路頭在茲不至迷誤入于邪林甚盛心也小子需忝預法席有年茲又濫膺付囑凡老人生平歷履頗得其詳于是謹序其梗槩于卷首其他備乎林涵齋居士行業曲記云時歲在丁酉仲冬下浣嗣法弟子道需焚香稽首題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一

嗣法弟子道需重編

住福州鼓山湧泉禪寺語錄

開戒示衆靈山一片老婆心撥出虛空要賣人觀音
傍見微微笑波離出衆便當承分明祇是無風浪帶
水拖泥古至今此中若有僊陀客不向如來行處行
豎起尺云優波離來也揮尺一下云說戒竟大衆還
知麼若知得更不須瑣屑便能倒跨須彌橫吞世界
指日月而西昇旋乾坤而右轉有斯奇特豈不丈夫
其或未然山僧傳得箇本子少刻一一與諸人誦過

莫道山僧瞞大眾好
元宵示衆新年以來東海龍王與日月燈明佛大相
爭戰不分勝負今晨山僧性發將二人各打三十山
藤趕過北鬱單越去也二人是非且置祇如晴明陰
雨外一句作麼生道僧出曰晴明陰雨師曰情知你
只解與麼僧擬進語師便喝乃曰今旣無人道得山
僧打葛藤去也太虛無畔涯滄海無覆蓋晴看銀竹
垂雨把袈裟曬狸奴白牯却知有三世諸佛遭捉敗
更有神前酒臺盤却最會捏恠倒騎佛殿出二門驚
倒金剛在門外此夜諸佛諸祖之法盡說了也更有

一句子乃諸佛諸祖說不到底本欲盡情與諸人說
破怎奈山僧住持事繁待天王殿落成之後爲諸人
說破在夜寒珍重

端陽示衆昔日雪山老人指鹿爲馬東西諸祖證龜
成鼈次第累及山僧亦不免將錯就錯今當端陽佳
節不可虛過祇得將太虛空捏作箇小粽子要與諸
人克腸果腹乃以手托起香盒示大眾云大眾若咀
嚼得破行見競龍舟歌楚些一任煙波自由不用飲
蒲酒挂艾旗自然妖蹤頓息如咀嚼不破一箇小粽
子塞斷諸人口門去也咦臨淵無限傷心處安得黃

金鑄屈原

誕日示衆師舉扇子云祇這箇放開則比比不同谿山各異收住則十方坐斷雲月是同至於不收不放又作麼生今日三世諸佛在老僧扇子頭上放光動地若有伶俐衲僧請出相見僧問拄杖子年多少師云露柱證明進云和尚年多少師云問取露柱進云如何是無量壽師云刹那刹那問未出母胎時如何師云人疑殺進云已出母胎時如何師云疑殺人進云二俱不涉時如何師云鑑進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尊箇甚麼師云圾垃堆頭破木杓僧禮拜師云明

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久立珍重

中秋示衆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今夜金風透幙玉露垂枝素月流輝碧天如洗落葉點點飄林寒蛩聲聲入耳簾外之青山盡曙江中之白浪搖光祇此因緣還有佛性義也無若說有錯認驢鞍橋若說無面南看北斗畢竟如何咦不因夜來鴈怎見海門

秋

冬至示衆一陽來復諸陽積而成乾一陰初姤諸陰積而成坤動靜如環無端造化繇茲闔闢只如大易云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大衆作麼生會先儒云動見

天地之心或云靜見天地之心或云動靜之間見天地之心或云非動非靜見天地之心諸人試道這四語那一語較親今日鼓山未免爲諸人註破以拂子擊案左云動見天地之心擊案右云靜見天地之心擊案中云動靜之間見天地之心收拂子云非動非靜見天地之心驀豎起拂子云還見麼喝一喝云諸人莫道鼓山習氣重今日猶向人前誦易經好

歲夜示衆今夜舊年尾明朝新年頭今來便古往刻刻實難留三界諸生死輪迴何日休若不勤修省如何異馬牛唯有狸奴精咲破自無愁縱說真常道是

甚臭尿籌諸人且道狸奴精有甚長處不見古人道唯有狸奴却知有直向毘盧頂上遊

元旦示衆爆竹聲中歲已殘春風浩蕩海天寬新年佛法今何在桃李花開映寶欄映寶欄莫顛顛若不於此通消息枉向茲山走一番僧問請和尚別通箇消息師與一掌云是甚麼僧無語師云何不道元正啓祚萬物咸新

元宵示衆今乃元宵佳節山僧趁日子吉利在石鼓山頭開箇賣燈心的小舖席諸人有要傳燈續燄者麼便請向前衆不出師云昔百丈於火爐中拈起一

星頓令瀉山輝天鑒地龍潭於黑夜裏吹滅紙燭直使德山瓦解冰消乃至三世諸佛火火相傳千七百祖燈燈繼燄各各耀古騰今去也山僧今夜也要與諸人成箇交易管使人人慧炬燭天祥光徧野乃以手作^火云大衆會麼良久唉云本店買賣分文不賒示衆虛空粉碎大地平沈諸佛不得出頭十方悉皆坐斷孤峻也儘孤峻撇脫也儘撇脫但在鼓山門下尚滯半途總成死漢所以洛浦叅夾山山云坐斷天下人舌頭則不無怎教無舌人解語有等代云更喝一喝也是蝦跳不出斗何曾夢見夾山在大抵衲僧

家切莫坐守枯樁以爲極則須知有時恁麼有時不恁麼有時恁麼却不恁麼有時不恁麼却不恁麼有時高踞毘盧頂上有時低處螻蟻脚下有時滿盤托出有時什襲珍藏有時瞞盡世人有時單虧自己有時明出祁山有時暗渡倉水顛倒顛佛祖猶爲攢眉是非非是古今莫能擬議諸人且道他因甚如此虛滑呵呵貼肉汗衫如未脫難教赤體顯風流

元旦示衆金鷄叫起五更頭無限祥光匝地浮大衆新年增一歲相逢相賀沒來由至於老僧手裏拂子還增一歲否諸人莫道無歲好無舌兒童親口道不

萌枝上辨春秋無影波中紅日杲驚奴白牯却知有
出門有路落荒草今日乃元旦啓祚之辰老僧特爲
陞座祝延聖壽卽今報恩護國一句作麼生道金
輪永鎮三千界寶籙長延億萬年

恒如老友請示衆老僧昔年與恒如老友同入博山
社火其時博山老人祇以一口氣不來向甚麼處去
話鈍置天下人至今二十五年矣今日恒如特登山
見訪不免重拈舊話報博山恩去也生從何來鐵鋸
舞三臺死從何去三臺吞鐵鋸勿以明相覩勿以暗
相遇坐斷兩頭關銀花開鐵樹堪咲當年博山老不

解放行猘解把住老僧今日放行去也諸人還會麼
喫夜半石人方反側一場好夢向誰言

我聞老宿入塔請示衆枯木裏有龍吟吼破虛空不
露身髑髏裏有眼睛炤徹乾坤不見塵今日收歸無
縫塔大悲手眼莫能尋諸人還識得無縫塔麼昔唐
肅宗問忠國師云百年後所須何物師資分上仁義
道中國師云爲我造一無縫塔婆心太切亦是老不
知休肅宗云請師塔樣作家君王國師良久云會麼
無言可對無理可伸這裏活陷多少人肅宗不會到
底作家國師云吾有得法弟子耽源可詔問之推禍

撰述

不與如駭鷄寶枕圓炤無方若摩尼神珠出生無盡

離身遷化後詔問耽源國師意旨如何向餽餅裏
汴耽源頌云湘之南潭之北畢竟是甚麼所在中有
黃金充一國失却了也無影樹下合同船切莫認著
琉璃殿上無知識要有作麼今日老僧將無縫塔重
重托出了也如其未曾老僧再爲註破珍重下座
元旦示衆鼓山三載不開堂箇中甘露每洋洋如何
更起無風浪鬼角拈來論短長拈起拂子云諸人會
麼此是壽昌老人三十年前在峩峩山頭最初拈出
今日落在山僧手中不免舉出與諸人慶賀新正若
能會得便能使地天交泰海岳齊平狼煙頓息鯨浪

不與如駭鷄寶枕圓炤無方若摩尼神珠出生無盡
眉間挂劍殺活同時肘後懸符舒卷自在慶賀且置
更有一人不受賀者諸人還親近得麼縱臨濟用單
刀直入不敢正眼而窺任洞山玉線金針未免結舌
有分疎客雲中籠紫極高低闕下繞千官
住泉州開元禪寺語錄

三門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且道如何是無門之
門喝一喝

佛殿聳若道是佛山僧瞞大眾若道非佛大眾瞞山
僧畢竟作麼生且禮三拜一任疑著

撰述

新撰神異記卷第一

祖師堂神頭鬼臉驢唇馬舌承虛接響證龜作鼈
伽藍堂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且道土地神在何
處藏身呵呵元來只在這裏

方丈昔年舊戰場今日新條令三世諸佛不得出頭
歷代祖師盡皆乞命喝一喝

開堂師至座前拈疏云靈山佛法囑付王臣如何是
王臣的佛法舉起疏云會麼如或未會勞表白重宣
一遍宣疏畢師指座云昔日維摩居士借此座於毘
耶城中廣坐靈山法衆祇明箇不思議境今日維摩
居士借此座於溫陵城中止坐山僧一人明得甚麼

邊事會麼如會得喝散大眾推倒法座還恠得渠麼
如或未會山僧逢場作戲去也遂登座拈香云此一
瓣香端爲祝延

今上聖壽萬安伏願堯天永蕩舜日長明萬民遊熙
皞之天四海樂時雍之化此一瓣香恭爲大道臺及
本府本縣合郡官僚伏願永爲四民慈父長作大地
陽春此一瓣香恭爲本寺諸大檀越護法宰官居士
等伏願長作皇家柱石永爲佛國金湯此一瓣香未
敢酬恩報德但要知源識委供養壽昌堂上本師無
明大和尚去也歛衣就座白槌竟問答不錄師良久

云恁麼會去早是第二義了也山僧未出方丈早已
明白全彰待至白槌一番便是風動塵起況待山僧
開兩片皮成得甚麼但既到此秖得將無作有應箇
時節大衆還知第一義麼莫是四禪八教莫是五乘
十玄莫是臨濟三玄莫是洞山五位莫是雲門三句
莫是浮山九帶且喜沒交涉雖然把住則黃金失色
放開則瓦礫生光浮山九帶也是雲門三句也是洞
山五位也是臨濟三玄也是乃至鴉鳴雀噪風動雲
起無非第一義還會麼如不會山僧不免作箇二家
村教讀先生去昔日百丈大師謂秖要透得三句第

一句不得於境上取著第二句不得住於不著第三
句不得作不住不著底知解若出得三句自然通天
徹地駭象驚龍經國治邦也好談宗說教也好務本
耕農也好爲商爲賈也好所謂法法圓通有何窒礙
大衆且道如何是透過三句底句卓拄杖下座

結制上堂山僧走入溫陵城大驚小怪呼活佛秖是
破敗老凡夫徹底看來無一物不談五位及三玄逢
人秖是阿漉漉膈八安僧說甚麼口門盡力何所似
蒼是松翠是竹玄是烏白是鵲九九原來八十一六
六秖是三十六若從此會去却在門外草菴宿還知

有門內句麼紫雲殿角木頭陀橫遭一擱習儀亭石柱揚聲大哭東西二塔撫掌大笑云屈屈大衆會麼無事歸堂好

上堂衲僧門庭一味調直不用漢語胡言那管前三後七如問拾得姓名义手當曾而立又如百丈開田展手分付大義恰值老僧洗脚趙州道底平實大道本來如斯有何委曲隱密纔起擬議思量良驥追風不及好似適燕南轅也是黑夜尋日今日山僧又作麼生久立珍重

除日上堂山僧今日性命在諸人手裏或用長蛇偃

月或用匹馬單鎗便請設施特爲證據衆不出師復云歲已暮歸何所鎮日經營皆是苦勸仁者須自覩巢知風穴知雨雲從龍風從虎孔雀佳屏爲客開老鶴健翼因風舞趙州道箇無雲門卻云普普化祇搖鈴禾山解打鼓舉拂子云會麼良久云牟尼不在西天仲尼不居東魯

元旦上堂今朝正月一泰運方開日換了舊桃符拈起新官曆五福盡持來相贈無有惜燈籠與露柱箇箇都賀畢更有一人還受賀也無受賀且置畢竟作麼生見得此人古云直下猶難會尋言轉更賒若論

佛與祖特地隔天涯既不許尋言又不許直下如何
得會去若會得此人說甚麼臨濟三玄說甚麼洞山
五位說甚麼歸宗斬蛇羅漢書字雪峯輓毬大隋燒
畚這般古恠的古恠于渠耳朶弦也不上因甚如此
呵呵曾經大海休誇水除了須彌不是山

上堂今年正月又過五鳴起法鐘敲法鼓不用如何
弄若何不用拈今弄舉古起身展兩手云佛法當堂
兩手交露柱燈籠齊作舞諸仁者還承當得去麼良
久拈拄杖云晴乾不肯去須待雨淋頭卓一卓下座
上堂三陽起運萬物咸新桃花能紅柳眼能青明明

祖師意明明古佛心只貴直下會切莫亂沉吟更有
一般奇特事蝦蟆跳過東海濤大衆會麼良久云當
初只道茅長短燒了方知地不平

上堂明機自昧息慮迷源語默難顯肯諾不全畢竟
作麼生得相應去莫是豎一指麼莫是豎一拳麼莫
是喝一喝麼莫是畫圓相麼莫是旋身一匝麼莫是
打筋斗麼莫是推倒法座拂袖便行麼且喜沒交涉
諸仁者各自歸堂仔細看好

上堂昔龐居士參馬祖有頌云十方同聚會箇箇學
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後來有或庵叅此庵

于天台護國舉此頌至此是選佛場此庵喝之或庵
大悟作投機頌曰商量極處見題目途路窮邊入試
場拈起毫端風雨快此回不作探花郎山僧今日不
免從頭註脚去或庵叅此庵于天台護國鼻肉引蒼
蠅舉頌至此是選佛場挑著一擔禪此庵喝之奪錢
人之食或庵大悟七花八裂了也商量極處見題目
上大人丘乙巳途路窮邊入試場五逆聞雷拈起毫
端風雨快已遲八刻此回不作探花郎尚有寒酸氣
在諸仁者且道作麼生是中式底事莫是學得無爲
麼莫是悟入心空麼且喜沒交涉畢竟如何是中式

底事呵呵一番親切處逢場必自知

上堂若論此事非干動靜不涉有無豈落言詮無容
擬議一棒一喝正是節長枝生說妙說玄莫非塵埋
霧隱非爲祖道不當宗乘作麼生是宗乘中事山僧
今日牙痛

上堂拈拄杖卓一卓云汝諸人識得這水上座麼上
座生來不記年神頭鬼臉不堪傳憤掣風顛人莫測
虛空背上打鞦韆橫拄杖曰十方諸佛無出頭處豎
拄杖曰三世諸佛無藏身地若也不橫不豎諸佛有
眼覷不見有口道不得有手摸不著至于今日應機

示衆一句又作麼生卓一卓曰還聞麼如聞得汝諸人長年與木上座眉毛厮結其或未然木上座往琉球國開堂去也下座

上堂錯錯錯銅頭鐵額爭強弱是非一毫如未盡何曾免得閻羅縛莫將籬下破沙盆當作佛前青石鉢任你驚天并動地仔細看來不如莫畢竟如何是出是非外一句五宗門下無蹤跡大悲手眼摩不著佛涅槃日上堂釋迦文佛于四月八日降生演出一本傳奇自喝采開場之後或離或合或悲或歡到二月十五日曲盡局終作箇大收場于雙林示滅大衆

不可抵作矮人看場須是識破他這一點毒心腸始得山僧今日不惜眉毛爲汝諸人註破以拂子擊案左邊云釋迦文佛于此降生毘藍園內以拂子擊案右邊云釋迦文佛于此示滅雙林樹下至于非生非滅底又作麼生舉拂子云是甚麼喫

上堂箇中實地自然凡草不生格外玄機直是纒遭遍樹不須文殊化身重重抄出何用夢中羅漢箇箇特來挑燈道者反增迷暗袒膊和尚枉走街坊若知濕卽是水甘露涓涓不從天降若或認奴作郎紫雲片片長封目前今有咲破紫雲封吐却甘露味底漢

撰述

戒庵先生集卷第一

子麼好教七十餘員高僧藏身無地一雙古龍眼井
徹底清凉喫石塔凌空高萬丈多少遊人枉費觀元開

古有十奇客臨師出
堂請師以十奇說法

上堂箇箇圓處處妙法法皆同向上竅無始知見若
能消縱橫無礙弘機要須彌頂上扣金鐘新羅那畔
放鐵鷄驅出泥牛海上行打得石虎嗥嗥叫舉拂子
曰知箇甚麼又見箇甚麼擊案曰礙箇甚麼擲下拂
子喝一喝下座

上堂昔有箇秦國夫人計氏問法于開善謙謙曰我
徑山和尚祇教人看箇狗子有佛性也無及竹篋子

話不要下語不要思量不得向舉起處會不得向開
口處承當但叅云狗子有佛性也無無夫人依之而
叅便得發明大慧曾爲曾說滿口讚揚他是閨中之
婦無有道友商量無有宗師警策何能便爾悟去蓋
爲渠信得極便能著實用功所以收功快也這箇且
置又有箇婆子遣人送錢到趙州觀音院請轉藏經
趙州下禪床遶一匝云轉藏經竟傳與婆子婆子云
我請轉全藏如何祇轉半藏當時趙州聞語無言可
對無理可伸恁地休去如今有人道趙州見他恁麼
道便好當頭便喝或劈面便打或下禪床再遶一匝

這些見識何曾夢見婆子境界諸人若識得趙州轉身處便識得那半藏識得那半藏便識得秦國夫人悟處識得夫人悟處便識得趙州無你們看這兩箇都是世間俗婦乃能通宗師血脉豈可作丈夫漢反爾蹉過禪期將滿切宜用心庶不孤今日蘇太傅夫人設齋之意珍重

上堂禪期將滿八十九日中山僧開兩片皮說黃道白無非是埋沒諸人諸人耳卓朔眼動定聽山僧說黃道白無非是添枷添鎖有甚麼益古人有箇良遂座主他講經講論有一肚佛法然却不能自穩來叅

麻谷谷見他來全不管他荷鋤頭入園去良遂亦隨入園谷不顧竟歸方丈良遂大悟乃曰和尚今日莫瞞我好又有箇禮上座挑一擔禪到處走到五祖演處如何若何演但云上座也分些緇素好次次來次次如是道凡一年半一日見演祖上堂云同門出入宿世冤家忽然如秤鎚落相似你看他這兩箇宗師說箇甚麼這兩箇學人悟箇甚麼蓋此等宗師是天下第一等宗師此等學人是天下第一等學人若祇向七玄八妙處尋討逢人祇管禪去及到臘月三十日禪不去了也今禪期將滿切不可作將滿看各宜

撰述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一

五

緊把繩頭同著祖鞭珍重
解制上堂三月安居九旬禁足若能打破大散關掣
開布袋口撥動聖箭子放出遼天鶻回看山僧九十
日所說是甚麼熱碗鳴聲若祇記一肚抄一本學弄
鬼戲有甚麼用處昔洞山解制云諸兄弟東去西去
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祇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
生去翠巖解制云一夏已來爲諸兄弟說東說西看
翠巖眉毛在麼諸人向去各有二老漢在你腳跟後
大須審細不可祇說九十日爲一期也黑漆崑崙舉
步逢鐵鷁搏空不受羈脚下直須無寸草莫教孤負

翠巖眉

弟子傳善奉刻
廣錄第一卷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一 終

撰述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二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二

嗣法弟子道需重編

住杭州真寂禪院語錄

三門這門庭八字打開了也大衆作麼生休向脚跟
下重添多少泥

彌勒殿橫拖布袋呵呵笑十字街頭等箇人且道等
甚麼人咄

佛殿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且置
如趙州道真佛屋裏坐不知面皮厚多少大衆今日
且道禮甚麼佛

伽藍堂法本法無法汝今護何法護伽藍神惺惺著
祖師堂一隊不唧唧盡無風起浪仔細簡點來俱不
免拄杖人事道中且禮三拜

據室續真寂之舊案行壽昌之正令茗水溪中白練
長孔青山上黃雲淨咄

開堂師至座前拈疏云欲弘大法須假金湯直把擎
天之手轉作扣關之拳仰勞維那逐一宣出宣疏畢
師指座云須彌燈王如來爲諸人微困了也如或未
聞待山僧爲汝註破遂登座拈香云此一瓣香端爲
祝延

今上聖壽萬安伏願金輪永鎮於八紘鼇極長安於
萬世此一瓣香恭爲兩院三司各郡官僚以及數郡
護法宰官檀越居士等伏願常膺一人之簡在永爲
萬姓之具瞻此一瓣香恭爲真寂堂上聞谷大師伏
願生生永坐旃檀林在在常爲獅子吼此一瓣香恭
爲壽昌堂上本師無明和尚仰酬法乳之恩歛衣
就座白槌竟僧出問今朝選佛場開且喜羣英會集
如何是轉凡成聖一句師云我不敢孤負汝進云轉
凡句子蒙師指堂奧之中事若何師云汝卽今擲僧
禮退問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爲甚又覓一箇

撰述

卷之三

半箇毋令斷絕師豎起拂子云是斷絕是不斷絕進云舊時門戶今日重開凡聖咸臨和尚如何接待師云我這裏一總不容進云爲甚麼不容師云恠我不得問實劍當空卽不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云不敢塗汙汝進云恁麼則箇箇成佛去也師云也不消得僧禮退更有欲出問者師云住住任你一人有百千舌舌有百千聲聲有百千問頭祇消山僧擊一下拂子盡答汝竟若說有未答處便是萬里望關山去也舉拂子云這箇是第一義第二義且莫妄生擬議任你銅頭鐵額枉用剛強鬼眼龍睛徒傷伶俐機

鋒巖峻只是罵雨呵晴針線綿密盡是捕風捉影今日蒙諸宰官居士及諸大德命山僧到此教我如何開演山僧一味杜田沒有新鮮言句也無花草文章但事不容已只得剖心剝膽費盡舌頭爲汝諸人說破喫多虛不如少實珍重居士問殺佛殺祖盡落古人圈續行棒行喝不脫今時窠臼請和尚盡底掀翻直指西來大意師云向已道過士禮拜師便下座士喝一喝師笑云多了這些

佛誕日上堂僧問世尊未出母胎度人已畢爲甚麼今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師云全身腥臭問悉達不

撰述

永興和尚廣鑑錄卷二

降生萬古如長夜雲門道打殺意旨如何師云止響揚聲進云恁麼則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師云尊重好問諸法本離言和尚離言如何闡揚師豎起拂子進云只此更別有師放下拂子僧禮退師乃云釋迦寃債未能了年年一次熱湯澆牴爲兒孫奉重來承虛接響知多少唯有雲門解報恩一棒打殺非奇巧真淨又要罨雲門壓良爲賤真難曉乃卓拄杖云山僧今日據令而行真淨老人還放得過麼這三大老爭奇競峭各逞風流要知牴得一橛山僧今日又作麼生道鴛鴦枕上雙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

黃海岸司理請上堂海岸居士問和尚得法壽昌得箇甚麼師展兩手士便禮拜僧問把住要津卽不問放開一線時如何師豎起拂子進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轉威憚便拂袖歸衆師哂之問有無不立中亦不安時如何師云所供是實進云莫是學人安身立命處麼師便喝問王臣親臨光被泉石護法恩深將何報答師云護箇甚麼進云果然處處剎塵堪駐節不須解帶鎮山門師云且禮拜著問不問臨濟三玄要洞上五位請師宣師云問將來問如何是正中偏師云古鏡自含光進云如何是偏中正師云

雪覆崑崙頂進云如何是正中來師云不向死水蟠
進云如何是兼中至師云縱橫無忌諱進云如何是
兼中到師云古殿積烟雲進云正偏五位蒙師指不
立功勳事若何師云向上瞧僧禮退師乃云昔日郭
公輔訪白雲端端爲上堂舉云上大人丘乙巳化三
千七十七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端謂此
偈能爲天下人卸却炙脂帽子解却鶻臭汗衫山僧
看來此偈在公輔分上却是加一箇炙脂帽子鶻臭
汗衫了也今日海岸居士垂顧真寂真寂又作麼生
顧居士云居士遠來不易居士復問如何是上大人

師云向下瞧主云莫是丘乙巳麼師云你自看士云
沒量大人如何在甸裏師云非公境界士云因甚到
甸裏來師云東山月上西山月士云徑山路向甚麼
處去師云驀直去士云五峯曾到麼師云總瞞不得
下座士送師上樓又問云要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如何是一層樓師彈指一下士云莫更有進步處麼
師云莫妄想士云勘破了也師不顧士云壽昌多幸
師亦不顧直入方丈

六旬誕日上堂僧問香雲飄渺長瞻不老之春龍象
班齊仰祝無疆之壽敢問如何是無疆之壽師云文

殊算不清進云盡力搜尋不得時如何師云逼塞虛空進云滿盤托出時如何師云千手摸不著進云承師有言隨家豐儉作用不同故有五宗之別不落五宗一句又作麼生師云虛空爲汝說進云如何是直捷門風師云一棒一條血進云如何是綿密門風師云金針不許知進云如何是暗合門風師云如空合空進云如何是平實門風師云喫茶喫飯進云如何是險峻門風師云鐵壁千尋又僧問今日誕生不問降尊示劣謾言倒嶽傾湫雲門道一棒打殺與狗子喫意旨如何師云祇扶得一半進云假如今日雲門

來又作麼生相見師云啊哪進云此去還有向上事也無師云石人眼裏不栽花僧禮歸衆師乃云六十年前今日生六十年後今日說軒轅花甲轉如環好似剄中一片雪諸公把住太虛空特來爲我慶時節可憐負著臭皮囊刻刻生兮刻刻滅生是生滅是滅蘇秦枉掉三寸舌生非生滅非滅孫臏出門脚遭刖縱到生滅不相干李白江頭手捉月豎拂子云是生是滅是非生是非滅是相干是不相干喝一喝云爲汝諸人註破了也會麼假饒如此會得要見真寂尚少一隻眼在下座

撰述

六度集經卷第三

九

唐祈遠孝廉請上堂壽昌不肖兒舉動最顛倒今朝撞著唐居士不覺全身都破了有時拈朽草而作黃金有時指黃金而作朽草有時喝大地而成微塵有時搗虛空而出百寶有時向虛空外簪花有時向泥窟裏洗澡顏回聞之不能愚孔子聞之直笑倒鬼谷洞中失却龜問著孫臏無處討呵呵大衆無事歸堂好唐居士問如何是叅禪得力處師云三箇孩兒抱花鼓莫來攔我毬門路下座

長揖法師請上堂僧問晝夜叅尋只圖見性如何是見性一句師云今日不答話進云識得自性方脫生

死一口氣不來時作麼生脫師云口自橫鼻自直進云脫得生死明知有去處眼光落地時向甚麼處去師云卽今在甚麼處問孤身臨大敵時如何師云敵箇甚麼進云敵後如何師云莫孤負好進云揮戈轉日三邊外午夜綸音事若何師云請尊重問古云莫謂無心卽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如何透得一重關師云汝今在關內在關外僧擬進語師云去僧禮退師乃云海若決無殊味舜若豈有異疆祗爲迷封滯殼便有我里他鄉金丸彈子之誚有自來矣今長揖法師演教閩中不遠二千里逐臭而來請山僧演法

撰述

可謂具無私之玄鑒者也昔有人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古德云雞寒上樹鴨寒下水又有云冰塊雪團雖各具通方正眼但未免落在同異窠臼裏俱未知有向上關棧子若有人問山僧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山僧劈面便打何故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結制上堂今朝結期煅鍊大家各宜抖擻步步緊把芒繩頭時時牢守布袋口直須萬里一條鐵莫學若谿隄畔柳大地山河成片雪忽然變作獅子吼頓使虛空亦腦裂驚得須彌顛倒走三世諸佛古塚精干七百則棄芻狗只如恁麼還當得衲衣下事麼笑云

也是蝦跳不出斗至于跳出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醜下座

于潤甫別駕請上堂僧問衝開巨浪百千重透網金鱗氣勢雄巨浪衝開卽不問如何是透網金鱗師云若是則透網去也僧轉身云今此風雲會飛騰上九霄師云且歸本位著問一念圓滿無前後不落階級事如何師喝云落何階級問穩卧片帆天正朗前山無復雨鳩啼時如何師云足下躡驪珠休問長天月進云畢竟的意如何師云閉目家中坐却怨月無光問先大師問儀峯和尚云十界從心生心從何處生

請問畢竟心從何處生師云闍黎問意從何處來僧作禮歸衆師乃云今日乃金壇于潤甫別駕修大悲懺圓滿浼山僧上堂潤甫先生旃檀其質金玉其韻德風久播于閩南聲價直高于斗北猶謂人非聖人孰能無過乃命諸阿郎到真寂院中修禮大悲懺法大抵懺悔之法似揩磨古鏡雖不無揩磨之功要自知本有光明不屬揩磨若識得本有光明則拈香擇火無非道場禮拜誦持總歸實相然此猶是化門邊事更須知有古人道底古人問古鏡未磨時如何云此去漢陽不遠古鏡已磨時如何云黃鶴樓前鸚鵡

洲又有問古鏡未磨時如何云昧不得古鏡已磨時如何云黑似漆又有問古鏡未磨時如何云古鏡已磨時如何云古鏡此三大老還有親疎也無若無親疎眼在甚麼處若有親疎那一箇較親試辨別看古又有一居士問二祖云弟子宿纏乞師懺悔好似膠舟請渡二祖云將罪來與汝懺可謂打蛇得七寸士云覓罪相不可得賊身已露二祖云爲汝懺悔竟宜依佛法僧住矢上加尖去也士云此罪相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咄是何言歟大小祖師作取次語猶欠悟在山僧則不然誰管渠懺悔未懺悔

撰述

法苑珠林卷第三

九

誰管渠有罪相無罪相山僧今日曾令五須彌一時
摧崩四大海當下枯竭去也擊拂子下座

冬至上堂僧問羣陰剥盡一陽生淑氣初臨曙色新
剝盡羣陰卽不問如何是一陽生的道理師云庖羲
畫不成進云一句分明該萬象從教大地盡陽回便
禮拜師云歸位著問葉落樹枯時如何師云足下踏
泥龍進云還存後陰也無師云掌上擎日月問觀身
實相觀佛亦然如何是實相師云泥塑木雕僧掩耳
而拜師云蹉過了也乃云一陽初生海底吼泥牛之
月六陰漸泯空中落翳眼之花手探月窟足躡天根

左能旋乾右能轉坤奇特也儘奇特要是生滅邊事
祇如白日遶須彌而晝夜不與太虛包乾象而消長
弗關是則也是望達磨門下猶在北鬱單越作麼生
是達磨門下一句修羅掌上擎日月夜叉足下踏泥
龍

臘八上堂二千年前世尊于臘月八日夜覩明星見
一切衆生一時成佛這老漢猶鼓粥飯氣在山僧則
不然山僧今于臘月八日晝覩日輪見一切衆生無
佛可成若有箇無面目漢出來推倒法座喝散大衆
山僧亦恠伊不得祇如二千年前事與二千年後事

掛迦

是同是別却請拄杖子判斷去也拈拄杖卓一卓下座

除日上堂僧出問臘月三十日有人與和尚索債和尚如何發付他師展兩手問四衆俱集鐘鼓分明目前聲色全彰箇中誰是當人師云好自看進云亡家破宅阿誰是主師云好自看進云一年臘盡春方至崖畔梅花透鼻香師云多了兩句問承和尚示偈云住山切莫染浮塵敢問浮塵堆裏學山居時如何師云片月行空白雲自在進云寂滅身心道有餘時如何師云片月行空白雲自在進云但得甯中憎愛盡

時如何師云片月行空白雲自在進云不叅禪亦是工夫時如何師云片月行空白雲自在僧禮拜師云此四轉語可仔細叅詳去問森羅萬象法法俱彰如何藏得師云孤峯獨秀不挂煙蘿進云倚天長劒截斷老漢舌根時如何師云弄虛頭作麼前話未曾在僧禮拜師云短販樵人徒誇書劍乃云山僧習懶成痼癖抱拙養殘年事出不已與諸人打口鼓未能撈龍打鳳亦未能漉鱗釣蝦皆緣山僧爲人刀子不快非諸人之咎也今到臘月三十日閻羅老子要來算飯錢諸人又要山僧說箇圓滿伽陀山僧記得古人

撰述

云殺人須用殺人刀活人須用活人劍又有云殺人須用活人劍活人須用殺人刀大抵古人家富力強用得許多刀劍山僧一貧如洗祇有寸鐵要殺便殺要活便活有時以活爲殺有時以殺爲活諸人還知麼今日山僧更有一箇最後最後底句總說與諸人去也珍重便下座

元旦上堂昨夜歲華方結局今朝韶景又開新五更早起忙底事拈香祝聖賀新正齋後打鼓催上堂看來事事盡天真更要山僧開口說燈籠笑倒露柱嗔然雖如是更聽老僧一偈柳解揚眉桃解笑醉倒靈

雲尚未醒石牛吸盡三春霧到此方明一片心

解制上堂今日解制諸兄弟未免或東或西山僧有三句分付第一出門不得拖著死屍走第二到人家喫飯不得沾唇第三不得向萬里無寸草處住著若能不犯這三句他日燒一片香供養老僧未爲分外若于三句中有犯切莫道在真寂過冬珍重

翠雲庵燈節上堂今日然燈古佛知時應節欲放大光明爲諸衆生說諸佛未曾有底法却被雪山老人先機而作將四花繽紛而下一時占斷青山四壁盡堆寒玉千峯總罩彤雲曾使一切衆生同遊大光明

撰述

藏各住諸佛衆生平等本際露柱便出來道大地山河一片雪燈籠却出來道鷺鷥立雪非同色香爇又出來道二老兄著甚麼死急你且道好雪片片落在甚麼處咄這三人雖則同遊大光明藏怎奈鼻孔被雪山老人穿却了也惟有翠雲老僧却不受他差排畢竟作麼生閉門高卧袁安被那管塔前雪幾深燈節後日法林監院請上堂昨夜千家燈火萬戶笙歌火樹燦銀花星橋連鐵鎖妙光法師說盡蓮華經直使穰李遊妓醉舞王孫悉成曾光明佛至於今日妙光法師向什麼處去也這箇且置且道作麼生是

所說底經良久云向下文長付在來日下座

住劍州寶善庵語錄

結夏上堂寶善今朝初結制九十日中須子細憤然豎起鑊脊梁單單看著自家鼻昏魔散鬼盡遣除從前絡索都拋棄不須更問古佛心不須更問西來意洞山父子不啣喙臨濟兒孫成特地百千三昧盡希奇拈到老僧俱不是旣盡希奇因甚俱不是老僧年老解藏身未許傍人輕擬議珍重佛誕日上堂今當悉達降生之日四來諸大德逐臭尋聲求老僧說戒古人云戒之一字諸佛所師甜瓜

撰述

徹蒂甜又云戒之一字諸祖所忌苦瓜連根苦佛之與祖本同一箇鼻孔因甚分途而趣有等道師一任師忌一任忌似則也似未免拈向左邊著有等道師無所師忌無所忌似則也似未免拈向右邊著老僧年老氣力衰微心力短少更無許多計較大衆不如歸堂去好

解夏上堂僧問四蹄俱過了爲何尾巴過不得師云鼻孔礙人問正偏不立功位無依正當此時請師直指師云老僧今日頭痛僧禮退師乃云昔日結中有解今朝解中有結九十日中恁麼過看來刻刻有生

滅昔日結中無有解今朝解中無有結九十日中恁麼過看來刻刻離生滅若能透過兩重關便是教家稱極則達磨門下事如何直是半點無交涉豎拂云只如這裏是結耶是解耶是有生滅耶是離生滅耶有事不如無事好莫向空中重下橛喝一喝下座佛誕日上堂僧問世尊初生分明漏泄爲甚雲門要一棒打殺師云雲門太多事僧云和尚又作麼生師云生一任生殺一任殺僧云和尚因甚全無獨斷師云虛空豈有減增問悉達降生未免靈龜拽尾雲門行棒要且止響揚聲去此二途請師垂示師竖起拂

撰述

子僧便禮拜師乃云古人道世尊未出母胎度人已
畢既是未出母胎因甚度人已畢老僧道世尊已出
母胎一人不度既是已出母胎因甚一人不度識得
老僧底便識得古人底今日香爐頭上三世諸佛歷
代祖師於此轉大法輪且道是度是不度良久云向
下文長珍重

孫道臺請祈雨上堂拈香竟乃云今日伏承道臺孫
公及合郡尊官諸春元文學命老僧冒登此座懇求
甘雨諸仁者風從何來雨從何起電王飛出黑雲頭
問渠畢竟何所止娑羯羅龍王行雨時但動一念娑

婆世界雨悉周徧子細看來也不離這裏這裏是甚
麼所在還知麼拈拄杖云老僧拄杖子化爲龍吐霧
興雲遮天掩日大布滂沱盡閭浮提悉皆周徧大眾
且道他承誰恩力卓拄杖下座

上堂論是論非好似將軍徒罵陣滅蹤滅影恰如頑
石礙當門說妙說玄捕風捉影而徒勞行棒行喝帶
水拖泥難自脫到這裏教老僧作麼生開口良久云
聽取一偈寶善菴中日似年北窓高卧羲皇前枝頭
紅葉無心緒一任風吹落枕邊

中元日江海若居士請上堂今日海若居士爲薦先

撰述

考懷潭封君命老僧陞座演法憶昔佛于是日教尊
者目連設盂蘭盆仗十方僧伽之力其母得出離苦
趣生華光天又憶佛說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
無心道人且作麼生是無心道人有等便謂東西不
辨南北不分隨緣放曠任性逍遙何異萬里望鄉關
老僧今日不惜口業爲諸人道破山如是青水如是
綠鳥自能飛魚自能遊若於此作有佛法見貶向二
鐵圍山作無佛法見亦貶向二鐵圍山不作有無見
祇管隨緣放曠任性逍遙亦貶向二鐵圍山擊拂子
云二鐵圍山倒了也無心道人來也且道作麼生供

養金菓不須猿摘去玉花何用鳳銜來

上堂昔韓文公問大顛云和尚年多少顛提起數珠
云會麼公云不會顛云晝夜一百八這公案老僧昔
在真寂會拈云大顛雖是一員老將怎奈齒不關風
老僧則不然若有人問和尚年多少答云須彌重九
斤這一轉語却有納僧氣息但今老僧年老氣衰佛
法又變了若有人問和尚年多少亦提起數珠云會
麼彼云不會亦云晝夜一百八諸人且道老僧底與
大顛底是同是別若人識得大顛底老僧在西牛貨
洲打鼓若人識得老僧底大顛在東勝神洲作舞東

西雖有異南北頗相通珍重

誕日上堂老僧今年六十六寶善菴中借一宿今朝
道是我生辰大家齊上南山祝前既不來今不往兩
頭不移中豈續此中正好悟無生莫道雙輪如轉軸
假饒壽若須彌盧我道祇如彈指速假饒壽若太虛
空也是虛空畫眉目惟有鶯奴不記年踏破虛空無
兩足三世諸佛不能知露柱發笑燈籠哭仁者若要
明端的請看多福一叢竹

上堂至道玄默靈智絕依任你行喝行棒早已落二
落三更加如何若何直是千里萬里所以從上諸佛

結舌有分歷代諸祖舉似無門昔三祖信心銘云至
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豈不是剖心
剖膽說與後人但既曰唯嫌便是揀擇既曰但莫便
是憎愛況有明白可指豈爲究竟之談須知至道無
難亦無易無揀擇亦無無揀擇無憎愛亦無無憎愛
無明白亦無無明白祇如老僧恁麼道還免得過也
無老僧雖不落揀擇憎愛亦是借揀擇憎愛爲弄引
豈能免過畢竟作麼生免得老僧是洞下兒孫却憶
洞上之言

上堂今日張華宇居士命老僧冒登此座舉揚大法

撰述

吾佛大法以識心達本爲宗極以忘情默契爲入門
若本分舉揚必與諸君大相杓鑿今且借諸君尋常
茶飯就地輓將去與諸君得箇入處如中庸開口便
道天命之謂性大學開口便道明明德孟子亦云盡
心知性豈不是以識心達本爲宗極如孔子云子欲
無言又云默而識之子貢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
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豈不是以忘
情默契爲入門自是後之學者流于訓詁變爲舉業
與斯道直是千里萬里豈儒者之學則然哉今日諸
君有志于大道切不得落于知解滯于語言須是謝

去聲色專其心一其志將通身精神通身力量用在
一句無義味話頭上精研之久一朝黑漆桶忽然爆
裂自然通天徹地放大光明古宿嘗云要明此事須
是如貓捕鼠絕無他顧亦如鷄抱卵煖氣相接自然
得入不見道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大衆久立珍重
李羽吉居士施衣請上堂多子塔前露柱共燈籠鬪
額黃梅夜半驚奴與白牯交參正當恁麼時所付何
事師拈起袈裟角示衆云不是天孫組織全因化母
機梭若是一線相通直可遮天盖地果然寸絲不挂
便好七縱八橫昔阿難問迦葉云世尊傳金襴袈裟

撰述

外更有何事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倒却門
前刹竿著諸人還會也未如其未會老僧不免頌出
刹竿倒却虛空裂萬聖千賢立下風猗因一諾些兒
事直令千古費分疏今日還有人分疏得下麼縱能
分疏得下也未免拄杖三十下座

陳韞玉中翰請上堂秋風颯颯點紅葉于玉堦秋雲
飛飛變白衣于蒼漢秋露垂垂人物同沾沆瀣秋月
皓皓山河盡入玻璃諸人當此之際切不得作境會
亦不得作心會亦不得作道會百姓日用而不知諸
佛知之而難名若強名之其在世尊兩眉之間喚作

白毫相光其在觀音胸前喚作金色瓏哩字其在會
賢毛孔裏喚作普現色身三昧其在勢至寶瓶中喚
作百寶光明其在寶善水晶瓶裏喚作真身舍利羅
舉拂子云在老僧拂子頭上又喚作甚麼良久云海
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

劉長卿文學請上堂今日乃劉長卿文學命老僧陞
座演法特薦故室陳氏陳氏昔日恁麼生而實無所
生陳氏今日恁麼滅而實無所滅拈拄杖卓一卓云
老僧卓杖作聲是聲之生也生從何來卓已聲滅是
聲之滅也滅從何去既無來去則知生是幻生滅是

撰述

幻滅既知生是幻生滅是幻滅則知原未嘗有生原未嘗有滅識此不生不滅底則陳氏女不勞彈指入七寶池坐勝蓮花去也陳氏且置只如衲僧到此又作麼生且莫揚聲大叫眼空四海老僧祇分付渠在門外止宿園中運糞何以故青原山上鉏斧子從來不肯妄流傳卓拄杖下座

師到興福寺陳曉人居士請上堂諸方浩浩競談禪老僧長抱白雲眠今朝却被陳居士無端拉出畫堂前諸仁者要老僧說禪麼且將古人數則葛藤與諸人提唱一番僧問古德云如何是禪荅云猢猻上樹

尾連顛又問如何是禪荅云猛火著油煎又問如何是禪荅云碌磚此三轉語如駭鷄犀八面玲瓏如火聚棲泊不得如塗毒鼓聞之則喪身失命若於此三句透得則千七百則臭爛葛藤一一透得但老僧底却不如此若僧問如何是禪荅云鳳山深處雨如煙又問如何是禪荅云門前池水養新蓮又問如何是禪荅云鷓鴣啼破白雲天若會得老僧底盡會得古人底會得古人底未必會得老僧底今日還有人會得麼老僧別甌炊香飯供養於此人

師到雙滌寺上堂老僧數載不開堂一任諸方競舉

撰述

揚撒王撒沙懶分辨多年舌上苔蒼蒼因甚如此不是逢強卽弱不是退已讓人不是無意度生不是習懶成癖蓋爲達磨一宗不可向口舌上辨知解邊取如老僧昔在寶善聞箇雙滌寺及昨日出寶善過南雅口度集瑞橋上杉谿嶺山如削壁路若羊腸崎嶇數里始達上方方知雙滌寺不是往日舌頭上底然更須知不是隔岸望見已爲到雙滌寺也不是入大門已爲到雙滌寺也不是到佛殿禮三拜佛轉過方丈吃茶已爲到雙滌寺也到這裏因甚猶道未到以渠問著雙滌寺事依舊茫然必須問問分明事事通

達方可稱到雙滌寺然老僧也向他道箇未在未在昔日青原許箇鉗斧子與石頭住山去石頭便請青原抵垂一足若會得青原垂足意方吃得山僧手中棒也大衆珍重

弟子道悟化衆

刻廣錄第二卷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二

終

永覺和尚貴鑑卷第二

終

是逢強即弱不是退已誤人不是

懶成癖蓋為達磨一宗不可向口舌上辨

如老僧昔在寶善閣箇

修貴鑑卷二卷

出寶善過

雅口度集瑞橋上衫綸

單千戲謂出衆

若羊腸崎嶇

數里始達上方方知雙溪寺不是往日舌頭上底然

林也大衆無重屋望見已為到雙溪寺也不是入大

泉然垂一臥昔會對青泉垂臥意衣到巖山僧手中

昔日青泉精箇驗谷千與正煎卦山去正煎對諸青

鼓衣可辭庭雙溪寺然茶僧也回山前箇本寺本寺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三

嗣法弟子道需重編

再住鼓山湧泉禪寺語錄

大雄殿上梁上堂昔風穴垂語云若立一塵家國興

盛野老輦蹕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恬雪實則

謂先豎千秋偉績後崇萬里清風天童則謂渭水經

綸首陽清節雙存竝重拈拄杖卓一卓云三大老百

雜碎了也鼓山老人今日向無何有中幻出空花佛

事從不思議處建立鏡像道場諸人且道是立耶是

不立耶按拄杖云橫按鑊錡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

頑卓一卓下座

結制上堂僧問今日大開鑪鞦鍛几鍊聖忽有箇非
凡非聖底人來和尚作麼生鍛鍊師云三十棒進云
過在什麼處師云過在非凡非聖進云能凡能聖底
人來和尚又如何師云三十棒進云過在什麼處師
云過在能凡能聖進云恁麼則吾師鉗鎚大異諸方
師云異箇什麼僧禮拜師便打乃云老僧三緘其口
七載不上堂蓋不欲教壞人家男女也諸方禪衲多
謂諸方肯爲人老僧不肯爲人殊不知老僧實爲人
諸方却不爲人諸人還知也未今因大中丞邵公劍

津居士新造禪堂成結制安僧復命老僧上堂老僧
事無一向今日爲人去也舉起拂子云會麼諸人若
能於此直下會取則鼓山禪到手了也鼓山禪最簡
易最直捷無三灣四曲底禪無戴花插柳底禪無奇
異古恠底禪無隱藏秘密底禪但能於此會取則諸
佛說底也在這裏諸祖說底也在這裏更有諸佛諸
祖說不到底也在這裏若更回睛轉腦則白雲萬里
去也莫道老僧不爲人好卓拄杖下座
上堂老僧前日舉拂子要諸人直下會取諸人還會
也未老僧恁麼道也是嚼飯餵小兒若向箇漢道被

撰述

元學子集卷之三

他驀口擱老僧還恠得他麼然也不可亂擱昔興聖國師云有一人不跨石門須有不跨石門句作麼生是不跨石門句莫是道猛焰無蚊蚋得麼莫是道師姑是女人得麼此皆是門內句非不跨石門句作麼生是不跨石門句昔有僧問興聖不跨底事作麼生興聖以拂子驀口打諸人若於拂子下會得已是遲了八刻如或未會老僧不惜眉毛爲諸人註破良久云珍重

上堂僧問昔鏡清云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請問和尚如何是啐啄同時眼師云的進

云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云當進云南院道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又作麼生師云老僧留著口喫飯問承聞和尚道最簡易最直捷底禪今日可得聞否師云道甚麼進云恁麼則今日聞於未聞也師云如何是聞底事進云待無人處白和尚師云好與拄杖乃云老僧無伎倆只打鼓山鼓不說禪與道不論佛與祖甜瓜現成甜苦瓜現成苦露結必爲霜雲騰必致雨看來萬法仍舊自然超佛越祖千聖旣皆如是老僧何用重舉更有一事報君知也要大家驗取昨夜捉得石烏龜天明看時原是螺江神女

上堂僧問三千七百葛藤卽不問如何是平常事
云喫茶喫飯進云大衆分中又作麼生師云喫飯喫
茶進云恁麼則箇箇盡平常也師便喚問臨濟三玄
卽不問洞山五位請師宣師云問將來僧云如何是
正中偏師云黑漆崑崙空裏眠進云如何是偏中正
師云玉女手捧空王印進云如何是正中來師云青
天白日轟霹靂進云如何是兼中至師云江上興波
不作浪進云如何是兼中到師云泥牛入海無人見
僧禮拜師乃云佛道閑曠不涉程途建立乖真俱非
本色先聖事不獲已乃有五位之設明月夜懸秋壑

涼風暗透疎林此是曹洞家風運足在威音之外遊
戲入狸奴之穴此是曹洞行藏舉目能令三界靜振
鈴直使九天歸此是曹洞作用作麼生是曹洞宗良
久云寧可截舌

上堂僧問法堂鐘鼓分明諸人耳目炳煥敢問鐘未
鳴鼓未響消息可得聞否師云側耳側耳進云鐘已
鳴鼓已響景象可得見否師云瞎作麼進云視而弗
見聽而弗聞端的一句作麼生師云閉目作夜問洞
山尋常教人行鳥道未審鳥道作麼生行師云不是
闍黎跨足處問有言有句卽不問無言無句時如何

師云且收蝦蟇聲乃云無言無句其事轉親有言有句其事轉遠蓋爲有言有句皆在機境中求所以德山云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寂而妙先興聖國師云不如休去歇去一念純朴去時中無間却易現露這箇此乃先聖誠言若好在機境上求則無論你大事未明卽自謂大事已明而掀翻世界推倒佛祖亦未免毒氣未消殺活自由縱橫莫測亦未免伎倆未化止滯半途非爲究竟何以故塵中雖有隱形術爭似全身入帝鄉

冬至上堂積陰之下一陽復生此造化之復也積迷

之下一念頓醒此人心之復也當其未復潛於何所及其方復來於何方及其既復何所標指還知麼於此窮之則知渠今古無間動靜不干然亦是由人力安排作如是說渠實未曾說我是今古無間底我是動靜不干底畢竟作麼生是來復底事噫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

上堂僧問爲因過水逢渠後曲垂三路接羣機如何是鳥道接人師云下足不沾塵進云如何是玄路接人師云推爺向裏頭進云如何是展手接人師云覲面已相呈進云鼓山門下以何接人師云老僧無三

路只有一路進云如何是一路師豎拂僧禮拜問昔從真寂住今向湧泉來未委吳山越水是同是別師便咄問門庭施設卽不問堂奧之中事若何師云且歸位著僧禮拜師乃云亭亭日午猶虧半寂寂三更尚未圓六戶虛通無煖意往來多在月明前丹霞老人此偈將洞上家私一時布施了也鼓山今日特爲註破亭亭日午猶虧半紅焰碧波流寂寂三更尚未圓水鷄啼子夜六戶虛通無煖意秋風透竹戶往來多在月明前墨汁染皂衣諸人若得此意洞上家風不至寂寥然此亦是門庭施設接引中下若有箇漢

於堂奧之中向上關捩一腳踏翻則偏身無影舉步無蹤當此之際還有晝夜也無還有寒熱也無還有明暗也無噫只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

上堂問潺湲一派長如玉喝過他山杳不聞時如何師云山下接取進云道底都是汚染如何是自心靈妙師云鼻孔裏看取進云如何是無思中流出的句師云頂門上薦取進云如何是通霄路師云脚踏下看取僧禮拜師乃云乾峯上堂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敢問諸人一作麼生舉莫便下一喝麼莫便行一棒麼莫道乾屎橛麻三斤麼且喜沒

交涉唯雲門有斷舌之才出衆道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且道他是舉一是舉二乾峯云典座來日不得會請便下座且道他是答雲門話是不答雲門話此等如石女當歌木人撫掌其中自有深趣正所謂打麪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

上堂僧問昔百丈問瀉山偈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瀉山云却請和尚道其理若何師云明月高懸未照前進云五峯道和尚也須偈却又是何意旨師云操戈入室進云只如雲巖道和尚有也未作麼生喪却兒孫師云友隔一重進云忽有人問和尚和尚又作

麼生道師云汝但偈却咽喉唇吻問將來問承和尚有言動著卽乖本色只如一切處不乖時如何師云青天白日莫弄影進云乖與不乖總是這邊事作麼生是那邊事師云沒角泥牛半夜欄問四方干戈將何法以寧之師卓拄杖進云四方火災將何法以熄之師卓拄杖進云四方疾疫將何法以療之師卓拄杖進云四方饑饉將何法以濟之師卓拄杖僧禮拜師便打乃云明月高懸未照前休將影象論虧圓一點靈光周劫外今古何曾有間然諸人還見也未如見得方入鼓山門鼓山門下必須言行相顧理事圓

撰述

永覺和尚集卷第三

融若有一毫見地未消一毫意氣未泯一毫影跡未
淨終墮半途至於到家一句作麼生道客散雲樓玉
燭殘六窓虛靜暗生寒鐘聲何處因風至驚起泥牛
弄夜欄珍重

元旦上堂師拈拄杖云一元更始含弘光大春風浩
蕩萬物維新至於老僧拄杖又作麼生雖則亘古亘
今亦能隨時逐節有時作出海金龍興雲布雨有時
作漫天絲網打鳳撈龍有時作金剛寶劍斬妖戮魔
有時作探竿影草勘賊驗賊今日元旦啓祚又作箇
什麼化作須彌爲壽徽仰祝今皇億萬年卓拄杖下

座

上堂師云嵯峨萬仞鳥道難通劒月輕水誰當踐履
必須通身無影足下無私始稱其人不然雖眉間掛
劒肘後懸符若到此門未免點額何以故曾經大海
休誇水除了須彌不是山

解制上堂僧問曹洞正宗和尚得傳和尚正宗阿誰
得傳師云老僧不從曹洞傳也不從諸佛傳進云恁
麼則從何處傳師以拂子敲香爐云渠從何處傳僧
禮拜師乃云老僧九十日前說東說西還有法與人
說也無若有法與人說是闍黎辜負老僧若無法與

人說是老僧辜負闍黎九十日後不說東說西還有法與人說也無若有法與人說是老僧辜負闍黎若無法與人說是闍黎辜負老僧今朝正當九十日又作麼生得不辜負去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

羅山爾和上人爲本師誕日請上堂正脉難通邪見易熾超佛越祖看來總是階梯妙唱玄提卽此便名窠白白雲巖下多沉出格之英芳草渡頭久滯他鄉之客所以曹洞門下別設宗趣金鳳搏空不止須彌頂上鐵牛駕浪偏入大海波心不犯當頭猶貴轉身有路行於異類直須足下無私雖然如是不是逐步

安排隨時湊泊須知有功不能涉位不能該一著若知此著則一念可以頓圓一時可以全具所以洞山老人云如大地火發相似今日乃恒如師耳順之期其徒爾和上人爲設齋請老僧陞座特爲舉揚斯事至於因齋慶讚一句作麼生道斬新日月年年長不老乾坤世世同

淨和師請上堂老僧昔年與淨和老友同住雙髻峯頭冷雲窩中一室孤燈相對寂然向後老僧一念之錯墮作流俗阿師淨師脊梁若鐵兀坐空山垂三十載今日特上鼓山設供請老僧陞座不知渠是何心

撰述

列傳卷之八

九

行今日所謂醜媳婦不免見公姑去也昔洞山老人過水觀影大悟作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此一偈五位十玄三墮四禁盡在其中今日當大眾前逐一註破切忌從他覓畢竟要從何處覓迢迢與我疎誰是最親者我今獨自往亂走作麼處處得逢渠見神見鬼渠今正是我猶隔一重山我今不是渠蹉過知多少應須恁麼會要會作麼方得契如如三十棒教誰弊老僧恁麼花壁了也諸人還會麼老僧三十年前學臨濟禪不肯死

在臨濟窟裏三十年後學曹洞禪不肯死在曹洞窟裏何以故孝順還生孝順子忤逆還生忤逆兒陳蓮石太史建神光法堂成命慧超上人入山設齋請上堂一陽初動喜見天心聖壽無疆乾坤將泰陳蓮石太史應時行令移神光法堂而入鼓山老僧就路還家移鼓山法堂而入神光於中泯彼此之相絕去來之跡但見鐵地藏徹底放光石如來通身是口其中諸衆生各各不識不知飽飧法味又何待老僧打鼓陞堂搖唇鼓舌然後爲說法哉雖然如是今日老觀門戶大開老僧證明有分

鼓溈

永覺和尚普錄卷第三

廿

師七旬誕日上堂僧問和尚今日壽旦是有量壽是無量壽師云八角磨盤空裏轉問聖人出世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今日和尚誕辰因甚風雨大作師云石鼓正喧空問和尚今年七十敢問七十年前作麼生師云但看今日僧禮拜師乃云浮光弗久世相靡堅歷觀世間渾同夢事老僧憶年四十時在壽昌寺裏初脫白其時眼前境相熾然無出身之路年五十時遯跡建州荷山灰頭土面栽禾博飯其時雖已安下鼻孔却爲鼻孔所碍年六十時向杭州茗溪岸頭張箇漫天金網擬欲撈龍打鳳其實一螭螟蟲也撈不

得今年七十在石鼓峯頭耳聾眼暗志氣銷盡惟在七尺單頭證箇瞌睡三昧而已歷觀前此三十年經幾番變易盡是虛名幻影全非真實到今日亦絕無長處可道然旣到此強爲諸人道一句去堂前幾陣風雷息萬里謳歌賀太平珍重

雪子禪人請上堂老僧今年七十一白露降後西風急昔年露柱忽生兒大家盡道是好日脫空捏恠許多年欺聖瞞凡無一識弄到於今家業空獨留手中一柳栗三玄五位雖不知撐天拄地承渠力有時拈出法堂前驚破金剛半邊鼻諸仁者且道這柳栗從

何處得來良久云更待三十年後爲諸人說箇來歷
澤普禪人請上堂建州全城生命盡爲大兵所屠澤
普禪人愍而薦之仍請老僧陞座演法夫有生者必
有死此人之所共知但未知生而未嘗生死而未嘗
死者非水火之所能劫刀兵之所能傷者也譬如鏡
影往來而鏡體不動海波起伏而海體常安達其常
安不動之體則超登彼岸執其往來起伏之用則流
浪不窮昔洞山冬至日吃果子次垂一問云有一物
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
過在甚麼處泰首座答云過在動用中洞山喚侍者

撥退果卓洞山此問心倖不少首座雖是一員老將
怎奈龍門點額後來人爭要爲首座出氣看來要吃
洞山果子俱未得在惟有同安顯別云不知此所謂
猛火場中橫身直過刀鎗林裏掉臂獨行者也至於
老僧則不然但答云不動用中還收得麼管取洞山
縮舌去也

臘八日惟善僧綱請上堂昔日世尊在雪山六載蘆
芽穿膝蛛網挂眉爲明此事逗到臘月八日夜覩明
星朗然大悟始成正覺後代兒孫承虛接響爲渠舉
揚諸人且道悟底是箇甚麼若道是心心不見心若

道是佛佛不成佛若道是禪禪不名禪既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禪又是箇甚麼已上通供竝是詣實諸人切莫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領珍重

徐爾昌居士報親請上堂人之有生莫不本於父母故父母之恩如天普蓋似地曾擎無有能報盡者今欲報盡有生之恩須明無生之理良久云泥牛耕練色木馬嘶春風雙江無一滴滔滔向海東

上堂春風浩蕩淑氣氤氲枝頭鶯語聲聲喚遊子歸家牆外桃腮色色見毘盧出位此中若有仙陀客便可一擔領荷雖然也不可草草須知有洞山道的洞

幽大師云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渠既是我因甚又道我不是渠若不識此意便落在洞山三淅漏亦落在乾峯二種光不透脫亦落在曹山四禁如何做得洞下兒孫老僧今日不覺頓揚家醜只要諸人得箇真正鼻孔不失曹洞血脉還有麼噫出頭天外看誰是箇中人

孫鷺林問卿居士請上堂今日孫鷺林問卿居士爲薦夫人林氏屈老僧到此發明往生之旨夫吾心本有一片乾淨國土非有生非無生亦非非無生祇爲諸人粘妄發光變成五濁凡區古佛乃教人修離垢

之行莊嚴之功由是變爲極樂淨土夫五濁凡區與極樂淨土總是浮光幻影無有真實若究其實體則身心世界無非一如本無變易正如今日雲迷霧集大雨淋漓天實未嘗動著倏忽之間雲收霧散杲日當空天亦未嘗動著但此一如之體不可容易擬議若只在情識中卜度隱隱地見有箇物則祇是一箇泥團子了也諸人須打破泥團跳出虛空則盡十方世界總是一箇無量光佛身盡十方世界總是一箇寶蓮花淨土更欲何生更欲何往乎這裏正是諸人往生處不可不知也大衆久立珍重

不遠禪人薦親請上堂昔那吒太子欲報親恩乃析骨還父析肉還母然後現本身爲父母說法旣析骨肉還父母了又喚什麼作本身又喚什麼作本身所說之法雲門云扇子踣跳上三十三天聖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傳大士云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若會得此意則一切有情無情一時成佛又何父母之不度脫哉至於今日事體又別不遠禪人欲報父母之恩更不消析骨還父析肉還母止將父母所生之身爲父母請法老僧亦止將父母所生之口爲大衆演說且

撰述

道與古人是同是別噫不因漁父引怎得入桃源珍重

茂熙上人薦親請上堂孝之一字儒家謂之天經地義至德要道至我釋門梵網一經演說菩薩大戒開口便道孝名爲戒亦云孝順至道之法是儒釋竝以孝爲首重也但吾釋之孝與儒不同儒者之孝不過口體奉養盡誠盡敬立身揚名葬祭以禮孝之道惟斯而已矣吾釋之道則異於是蓋以人子所有法身卽是父母之本身若能知此法身然後加奉重之功念茲在茲至於承當擔荷一旦頓忘則與法身冥合

無間古人謂之著力推爺向裏頭又謂之全身歸父到此始稱孝順之子不然雖能立身揚名葬祭以禮亦祇是一場夢事其與父母之精神命脉迥然違背又安能孝乎大衆不可不知珍重

三山鄭道恭道人請上堂今日四月五打起鼓山鼓驚得石人忙跳出庭前舞木人問言你因甚如此報言只爲王宮生悉達多少歡喜多少愁苦木人言何不向父母未生前安處卓拄杖云老僧今日正令當行將二人各打三十拄杖趕出三門去何以故你看世尊初生乃至雙林入滅還曾出得父母未生前否

撰述

皆是後人眼見空花妄生枝節眞淨界中實無是事珍重

誕日溫陵陳太忍等請上堂枯木巖前一櫪禪不明五位并三玄行年七十有三歲執拗全無有變遷諸方笑罵渠不管坦然高卧白雲邊任他賢聖俱訶叱一櫪甘將蓋地天諸仁者似者等無用老頭陀正好填坑塞窟安用請他上堂然事既到此不容空過仍將者一櫪與諸人結箇緣去舉拄杖云大衆會麼卓一卓下座

海藏禪人薦師請上堂道存上座親叅博山眞操實

履垂三十載今以病來鼓山約日期時端坐而化茲當四七之辰其眷屬屈老僧到此不免舉舊日葛藤與諸人商量看昔僧問雪峯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峯云如水歸水後舉似玄沙沙云某甲則不然峯云子作麼生道沙云如水歸水二天老千古龜鑑後學稟承鼓山安敢步趨只得別道去也若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荅云如空歸空諸人且道老僧底與古人底相去多少不免再爲頌出水來歸水待消融水若歸時尚有蹤虛空本自無分合到底無歸絕異同壽寧秀生靜主請上堂僧問受戒之人殺生害命持

呪懺悔撞著箇殺佛殺祖底來作麼生懺師云你還殺得麼進喝一喝云殺却了也師笑云錯乃云佛祖妙道至易至近卽在尋常日用之間無有難知難行之事又安用殺佛殺祖費許多氣力作麼祇如今日打鼓撞鐘各人披衣拈具腳輕步快趨上法堂展具三拜收具聽法一天真一一明妙竝不違時失候卽此便是世尊不說說底迦葉不聞聞底亦便是諸佛諸祖說不到底又安用殺佛殺祖爲所以古人云善哉三下板知識盡來叅旣善知時節吾今不再三古人如此吐露更有何事然亦須知有箇避忌處如

何是避忌一句止許恁麼知不許恁麼會

白雪善生二靜主請藻鑑悅衆歸鄞江請上堂僧問古人云澄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且道過在什麼處師云墮身死漢進云轉得身時如何師云雷破空山寂進云更有尊貴一句請師親道師云老僧今日倦僧禮拜問拈起金針玉線穿過機先截來兔角龜毛發明向上猶是者邊事如何是那邊事師良久進云祇如古人道手指空時天地轉回途石馬出紗籠又作麼生師云溪山雖踏徧脚下總無蹤問一切語言盡落今

擲述

永樂大典卷之三

時如何是向上一句師豎拂子進云猶是今時事師便喝僧禮拜師乃云昔高峯云意句不到宗說不通盲龜跛鼈意句俱到宗說俱通盲龜跛鼈見西峯恁麼告報將謂離此別有生涯亦是盲龜跛鼈高峯此三科收盡一切衲子作麼生出得此三科去老僧今日設箇方便將拂子空中點一點云祇者些兒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也有正也有偏也有實也有主諸人若能一擔領荷便是千里神駒追風逐電去也豈三科之所能收諸人知麼下座

不虛上座入塔上堂東方佛西方佛徹底窮源無一

物東方土西方土草鞋踏破無尋處人人盡道有往生即不生何不悟守著不生亦太迷禪人到此須自顧泉州不虛老友素修淨業今日灰飛煙滅藏身有地諸人且道是往生耶非往生耶亦生亦不生耶非生非不生耶咄夜半烏龜飛上天東邨王老謾商量珍重

一脉禪人爲本師誕日請上堂僧問者箇分明在目前饑來吃飯困來眠此外還有事也無師云未嘗無事進云更有何事師云眉毛蓋眼僧禮拜師乃云今時人但言饑來吃飯困來打眠千休萬歇便爾承當

撰述

列傳卷之三

殊不知其中大有事在老僧今日不免爲渠指出石牛長吐三春霧木馬高嘶午夜風冬瓜架上吞北斗扁擔門下笑虛空此四句中也有實也有權也有照也有用諸人還會麼如其未會不可便謂坦然無事去也今日乃智光師耳順之辰其徒一脉特爲設齋請老僧陞座老僧適來因風叨叨不及道祝壽一句遂拈起拄杖云且道者上座年多少卓一卓下座覺林警心禪姪請上堂昔白樂天問烏窠禪師云如何是佛法大意烏窠云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樂天云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烏窠云三歲孩兒雖道得八

十老人行不得烏窠乃唐代高僧豈不能談玄說妙遶蓋門戶因甚却如此蓋此二語言之則易知之實難而行之又難何謂知之實難諸惡莫作是誰莫作衆善奉行是誰奉行何者爲惡何者爲善此知莫說是人天種子卽是諸佛慧命不亦難乎何謂行之又難若論其極惟佛一人庶幾無愧等覺以降俱有慚德所以云行之又難近日有等人行棒行喝說玄說妙自謂高出三界及至些小事到面前要喝喝不開要棒棒不去要止止不得妄情牽將去要行行不得幻境壓將來祇得倒在三途隊裏縱貪嗔痴過日是

撰述

知鳥窠此二語真千載之龜鑑近代之藥石也今日覺林警心老姪特來鼓山設齋請老僧陞座覺林雖不能開堂說法亦能實心實行化導一方是覺林之說法久矣覺林之說禪深矣大衆不可不知珍重清流陳而慧兄弟請上堂叅學之士當以叅禪爲貴叅禪之功必以識病爲先不識病則禪爲僞禪既僞則道爲外道所以爭人競我貪名逐利爲今日之禪是也如何是病老僧開堂二十年來逢人說心說性說道說禪說權說實說照說用竝是無始劫來深重病根未能破除如何是禪老僧前六月十三日因

晒書失跌左足疼痛困臥牀席已周一月未能痊愈諸人猶來強老僧說法三三五五擡到法堂者箇是老僧真實禪若識得老僧真實禪便識得老僧真實病識得老僧真實病便識得諸佛諸祖真實禪然更有箇禪病俱忘一句且待病愈日爲諸人道破

寧化謝爾賓居士請上堂僧問洞山道當時幾錯會先師意敢問如何是他不錯底師云澄潭不許蒼龍蟠進云曹山云去亦不變易祇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作麼生道不變易師云亘古亘今何曾變易進云雲居云頭頭上了物物上明只喚作了事人終不是

撰述

示覺後世居僧錄卷第一

三

尊貴如何是尊貴師豎起拂子僧禮拜歸位師乃云
石門天外海風清浩蕩無涯法界深九萬扶搖人不
識却尋雁影小溪濱東也錯西也錯些兒動著頭生
角前也莫後也莫却似無繩還自縛凡也非聖也非
捉著虛空要剝皮是也喝非也喝右軍愛鵝失却鶴
老僧今日恁麼告報雖是爲衆喫緊也是畫蛇添足
添足且置蛇卽今在什麼處僧攬前作怕勢師云三
級浪高魚化龍痴人猶辱夜塘水卓拄杖下座

清流王長公居士請上堂古德云轉山河大地歸自
已則易轉自己歸山河大地則難古人恁麼說話總

其未然西方去此十萬八千珍重

福城劉惟一居士請上堂老僧行年七十五帶病來
打鼓山鼓癡癡逐逐不知休笑倒庭前栢樹子老僧
曾憶五十九歲始在溫陵開堂至今已經一十七年
說法不爲不父歷主四刹舌根拖地說法不爲不多
今年旣衰憊正好屏息深山以待天年豈可復向人
前簸弄口鼓茲又因劉居士苦屈老僧上堂乃對諸
大衆辭却此舉以後不必復請蓋此道離言說相離
文字相言可以明道亦可以晦道可以載道亦可以
廢道昔者維摩默然文殊讚其真入不二法門須菩

提巖中晏坐帝釋便來散花諸人當善會此意不然老僧更說一十七年有何所益會麼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珍重

師八十誕辰當山大衆再請上堂把住虛空作一場三十餘年特闡揚五載深藏三寸舌潦倒隨風更上堂此一上堂蓋爲家中衆兄弟以老僧八十誕日請老僧應箇時節然既是家裏人正好說家裏話自有宗門以來諸師各因其性之所近權巧建立接一路機惟曹洞則不然言行必須相顧理事必須圓融智行必須並重可以高坐萬仞之上可以深沉九淵之

是一已之私未忘眼前影像未消不知山河大地是箇什麼自己身心又是箇什麼况又於中分難分易却似較空花之濃淡論兇角之短長豈非大謬諸人但向父母未生前睜開正眼如教中謂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銷隕又安有山河大地自己身心哉老僧今日不免依教申明從權辯惑聊打者箇葛藤若鼓山杜蠻禪則不然也不論山河大地也不論自己身心也不論父母未生前也不論父母已生後卓拄杖云但向者裏會取去更有何事會麼釣船載到瀟湘岸氣噎無聊問白鷗

撰述

高開熙居士薦親請上堂今日乃高開熙居士爲其
母林安人終七之辰請老僧上堂安人在日篤修淨
業臨終坐化了了分明且囑其子到鼓山請老僧上
堂爲發明往生見佛之旨當斯時也玉露橫江金風
透幙丹桂飄香於前庭金蟬發噪於晚樹諸人且道
卽此是西方耶非西方耶若道是西方錯認驢鞍橋
作阿爺下領若道非西方含元殿裏更覓長安唯古
人道箇萬象之中獨露身一句最親切諸人若會得
卽見阿彌陀如來橫身爲物金沙寶地昭然目前林
安人卽今在七寶池中坐寶蓮花成等正覺去也如

下高者不墮于奇險卑者不墮于平實乃千聖同遊
之大道行之萬世而無弊非一時權巧所建立也其
始則必以知有爲入門旣已知有然後可施奉重之
功可造尊貴之位可以翱翔于鳥道可以混跡于類
中然形跡尚存非爲至當必須今時及盡炭裏藏身
遊于無何有之鄉然又不可滯于劫外須知石牛吐
出三春霧靈鵲不棲無影林始可謂無功之功今吉
無間而曹洞之能事畢矣老僧今日爲諸兄弟漏逗
一番也是憐兒不覺醜貧子數家珍諸兄弟還會麼
良久云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卓拄杖下座

心閒上人請上堂幻寄人間八十年半生蹤跡白雲邊不學達磨徒面壁那師孔子斷韋編人來慶壽壽何在剎那生滅相非堅纔道無量還成量描邈虛空自倒顛大抵世事皆虛妄慶弔相尋疾轉旋不如絕去閒知解把手同遊太古天太古天最上禪妙明體淨更何言纔著語言成染污莫將心印亂流傳舉拂子云且道是太古耶今時耶是有量耶無量耶喝一喝下座

雙峯靜主率衆請上堂昔洞山大師於冬至日吃菓子次垂一問云有一物上挂天下挂地黑似漆常在

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當時有箇泰首座答云過在動用中洞山命侍者掇退菓卓此一則公案傳來將千載批判者不少會意者無人若據老僧意有一物上挂天是此物外有天下挂地是此物外有地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則非動用中還收得麼此問不過是洞山權巧建立作箇探竿影草若向此中求有過無過也是胡餅裏討汁虛空裏釘橛今日老僧打破千年管窺點開萬古心胷罪過彌天尚容下座懺悔久立珍重

諸山同衆護法請上堂今日乃福城內外諸山大德

同林孔碩衆居士以老僧八十誕日特來設齋請老僧再說無生之法夫有法則有生無生則無法若說無生時法法何曾法今日老僧畧爲傍通一線一切凡夫只是起於有生一切聖賢只是始於無生此生與無生實聖凡之大判若要明此無生之旨古人大有樣子古論中云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無因是故說無生古今諸師多依此釋若據老僧意則不然本無自說甚自無生本無他說甚他無生本無共說甚共無生本無無因說甚無因無生此所謂體本無生也諸人還會此意麼若會得便可當下超

出三界永斷輪迴更無別法珍重

泉州開元寺大衆請上堂憶昔老僧年五十九歲在泉州開元始開堂此後將娘生鼻孔扭捏搖唇鼓舌說黃道白至于今日年已八十拙語流布已至二十餘種而開元諸兄弟復來請老僧說法將謂老僧有說不盡底法今日方說麼將謂老僧有不肯說底法今日方說麼殊不知老僧一言半句無不傾倉倒廩更無其餘又有何法可說然旣到此不可虛過亦有一句子分付大衆昔達磨懸記云此土衆生明道者多行道者少後來古德亦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

撰述

尺皆言說之固易而行之甚難也然老僧謂雖能說能行未免更有事在必將謂我獨能說彼不能說我獨能行彼不能行逢人譽已則嬉然解頤逢人謗已則艷然變色是皆人我之相未忘是非之見未泯雖說玄說妙自謂超佛越祖殊不知實閭閻俗漢中收老僧反躬自省負愧良多所以血誠告報諸兄弟毋趁飛龍之口勿墮跛鼈之羞是爲老僧最後分付大衆努力珍重

建州衆道友請上堂金風掠地生愁苦世變滔滔不可阻二十四年不奈何只似當軒搗布鼓布鼓如何

能警人舌根拖地有何補八十翁翁入戲場可憐兩袖郎當舞而今折合更何言也要叮嚀一句子者一句子作麼生道今朝七月十五這一句子諸佛之所未說諸祖之所未傳百千佛法俱在裏許若更此外求奇便是喫齊作魯今日乃建州衆道友以鄉情之舊來爲老僧慶壽請上堂不免漏逗一場雖然若守一曲之見而無域外之觀西天大有人不肯在

壽昌竺庵禪師請上堂今日乃壽昌竺庵禪師遣心月上人等來爲老僧慶壽且請上堂壽昌乃先師所建道場不募外緣不干豪右唯取給於犁鋤之下居

十年而壽昌成煥然爲一方法社之冠至明鼎旣移
綠林峰起壽昌遂成灰燼後有竺庵毅然肯來獨任
其事當其時事勢有抵牾人情有向背竺庵乃能用
柔用剛任恩任怨以成其事至今八年前後棟宇皆
已畧備功固偉矣但住持不是易事古德有云住持
必具仁智信勇廉五者方成大器老僧于萬曆間徧
訪諸名宿惟雲栖大師及壽昌先師可稱具五老僧
出世勉行其三尚缺其二所以弄到今日只成得箇
村裏師子耶爲村裏師子耶竺庵年富力強不可不勉

老僧于竺庵有厚望焉珍重

寶善藻鑑長老請上堂寶善乃聞谷大師道場大師
去後寥落無人老僧力不能兼委藻鑑長老主之藻
鑑乃能善繼其事棟宇重新禪衲輳集道風大振在
延建邵汀四郡中稱寶善爲第一叢林餘無能及者
今來鼓山爲老僧慶壽且請上堂記得三十年前在
寶善叅聞谷大師大師問予如何是本法予當時默
然良久大師曰情知在鬼窟裏作活計予曰大師作
麼生大師曰不辭向汝道祇恐不善聞予曰大師善
說本法卽禮拜次有僧問如何是寶善寶大師展兩

撰述

永樂大典卷之三

三

手僧罔措大師曰汝不是辨寶波斯少頃喫茶次予
曰識得寶善寶便識得本法識得本法則無法不識
大師曰不可恁麼道予曰大師作麼生大師曰識得
本法則諸法如生冤家相似今因寶善來此特舉出
此兩則機緣廣施大衆以報大師法乳之恩然老僧
今日事體又別非獨不能說本法且又不能知本法
難向人前誇劒術惟同樵子和山歌珍重
定西奉化二上人同壽寧慶元衆縑素閱大藏經爲
師祝壽圓滿日請上堂鼓山重創以來獨闕大藏有
泉州黃植三居士發心印出復得榕城內外諸居士

錦上鋪華裝潢成帙又有壽寧秀生道友同其法屬
化衆縑素開演此藏今得圓滿請老僧上堂唱箇圓
滿伽陀老僧記得昔有一婆子送錢與趙州請轉藏
經趙州下禪床繞一匝云轉藏經竟婆子聞云本請
轉全藏如何祇轉半藏者婆子具甚麼手眼敢恁麼
道老僧看來這婆子見滯有無情存向背只成箇世
間俗婦被趙州活埋八百餘年至今未起在老僧今
日又作麼生轉拈拄杖卓一卓云大衆且道是半藏
是全藏是圓滿是不圓滿喝一喝下座
淨輝禪人請上堂老僧行年今八十世間事事皆收

拾唯有說法未能除費盡舌頭三寸力今日乃淨輝上人爲老僧慶壽請上堂不知淨輝以何爲壽老僧自己推窮亦不見有壽將以年月日時爲壽此乃大化推遷循環不窮與老僧全沒交涉若以精神血氣爲壽則年消月耗日趨于盡有何壽之可言兩者既不可言壽將以何者爲壽若謂人有金剛不壞之性可以言壽不知此性上至諸佛下至蠢動悉皆具足豈獨老僧有之且此性如虛空無有成壞無有長短因世俗之壞以得不壞之名卽金剛不壞四字亦是以世諦語言裝點虛空無有是處禪和子豈可被這

般虛名假號所迷惑哉禪和子畢竟作麼生虛空打破翻筋斗一任人間論短長

無一書記同弟張克一子聖謨請上堂黃金世界桂花香風吹紅葉滿庭颺手把金針須密縫莫隨幻影自生狂大功纔轉鋤頭歇到此方知入故鄉入故鄉須轉步雪屋迷人成自誤金鷄不住鳳凰臺銀鶴飛上雲頭路雲頭路上獨往還始出故鄉舊門戶今日乃無一書記同其弟克一子聖謨以四十年鄉梓之舊特來爲老僧祝壽請上堂老僧不辭饒舌然更須知盡十方無寸土向甚麼處道箇他鄉故鄉盡十方

樹述

是故鄉向甚麼處說箇入故鄉出故鄉會麼如或未
會更聽老僧一偈道曠無涯何底止虛空撻倒又扶
起舌頭無骨爲誰宣不爲鄉情故如是珍重
付法爲霖首座上堂曾在壽昌橋上過豈隨流俗湯
生枝一髮欲存千聖脉此心能有幾人知潦倒殘年
今八十大事于茲方付伊三十年中鹽醬事古人有
語不相欺逆風把舵千鈞力方能永定太平基遂付
衣拂下座

弟子成源刻

廣錄第三卷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二終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四

嗣法弟子道需重編

小叅

開元入院小叅山僧一介草茅半生擔板三十年來
未曾向人前說一禪字今日狹路相逢不免出乖弄
醜若論佛法本自無法今日禪和佛法太多不見古
云法法何曾法又云四十九年未曾說著一字諸兄
第莫因山僧說無法便在虛空中釘箇橛子若在虛
空中釘箇橛子則無法便成有法了也今諸兄弟且
須守箇本分莫妄生擬議如今有等人祇弄虛頭向

古人公案上穿鑿學頌學拈學答話向人前或喝或棒擎拳豎指從東過西從西過東拂袖便行推倒禪床轉身作女人拜打箇筋斗出門去此等雖是古人已用三昧今日種種相襲便成惡套了也如何是佛法所以山僧總不理他蓋爲無許多閒氣力也大衆要佛法麼山僧今夜將三世諸佛歷代祖師一切諸法盡情與諸兄弟說去好麼良久云燈籠跳出人前却說和尚今日開堂辛苦珍重

小叅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秘魔祇解擎叉俱胝祇是豎指今日山僧拋下鼓山鼓來掃紫雲雲

將前絡索老和尚縛作一網丟在洛陽橋下去也且道山僧有甚麼長處良久云莫莫無事歸堂好

除夜小叅古人云臘月三十日作麼生折合去此語最爲利害蓋爲諸人長年祇在街頭巷尾索殘唾過日全非真實臘月三十日如何受用得著此事必須向自己本地風光上透出始有受用有等人祇在公案上穿鑿孰爲向上孰爲向下孰爲全提孰爲半提一一解了却又要學拈學頌學上堂學小叅徒弟呈覽師父塗改以此過日謂之操宗又有等人祇在語言快便機鋒圓活上留心終日學問學答驢唇馬舌

到處亂弄又有等人祇認著一箇無名無相非有非無的境界以爲極則到處亂截亂掃殊不知此乃籠侗真如宗門中更有千聖不傳的一路在未可顛預去也又有等人祇認著一箇能見能聞處處具足的執以爲真此正認奴作郎顛倒知見大抵此數等人似箇窮乞兒牽著箇無尾巴猢猻前村後店到處弄弄來弄去自謂渠生意好弄到臘月三十日鼓也打破了猢猻也走去了頓足槌胸悔之何及昔日北禪賢烹露地白牛與諸人分歲未免將官物作私用看來也好與拄杖三十開元今夜叢林初興常住淡薄

舉箸向空中畫一圈云山僧祇將箇餽餅與諸人分歲一任諸人餐采若餐采得管取飽欣欣地過了殘年其或未然這箇餽餅變成棘栗蓬要吞吞不得要吐吐不得此乃諸人之咎非山僧之咎也

小叅叮嚀損君德無言真有功任從滄海變終不與君通雖然如是今日按下雲頭畧通一線拈數珠曰不得說是珠不得說不是珠不得當頭便喝不得奪珠拋在地上不得說放下著不得拂袖歸堂請各下語看如下語相應山僧拂子當堂分付非獨山僧三世諸佛也不奈你何試道看衆默然師曰各請歸堂

叅看好

上元小叅今夜上元節不必山僧說家家有花燈處處懸明月日月燈明佛徹底爲君洩開浩浩處快承當煖烘烘地休分別雖然如是更有密移一步的句作麼生道冷似日兮煖似鐵

彌陀殿小叅此事不遠如人在空如魚在水出入進退無不是空順逆游泳無不是水祇爲見起情生所以白雲萬里昔日投子叅翠微問如何是西來意翠微但以目顧視投子擬進語微曰更要第二杓惡水麼投子便大悟你看他這裏還容得一點情見麼後

來投子住菴雪峯往叅投子下禪床立峯竚思被投子托出庵外峯直得哭你看他這裏還容得一點情見麼所以山僧今日祇作死馬醫教人離心意識叅透出箇本有光明不是鈍置諸兄弟益爲這箇不是知解邊事也僧問如何是本有光明師笑一聲僧曰未笑已前時如何師云汝未會在

小叅千思萬慮不如休千言萬語不如歇不用捧出破砂盆何須提起乾屎橛雖然也不可一向恁麼道祇如甘露戒壇跳入你眼睛裏又作麼生袒膊和尚在你背後行又說甚麼話也須著些精彩始得

撰述

小叅但是禪衲祇要除得四病第一不得沿途覓唾
第二不得釘椿搖櫓第三不得斬頭求活第四不得
頭上安頭能離四病自然天下太平

小叅昔馬祖向大梅道箇卽心卽佛好似箇九轉靈
丹服之者頓令凡身變爲仙骨後來又道箇非心非
佛好似箇金剛寶劍當頭一揮直要斷人命根後來
南泉又道箇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好似婆心太切
徹底相爲學人不必思量千玄萬妙且于此三轉語
中透去便可歸家穩坐但是鼓山門下則又不然不
飲君王宴安問杏花村還知麼黑虎夜行頭戴雪笑

殺堂中老聖僧

小叅曲如箭直如鈎小是海大是漚蜎蜎跳過東海
跋鼉飛上雲頭叅

蔡司衡母二七請對靈小叅樹頭霜占白庭下月生
寒要明今日意識取最初關今日乃蔡母劉孺人二
七之辰也今秋余過沙鎮寓長芳僧舍孺人屢爲法
來叩我百年時事余爲說西方勝緣甚悉閱數月而
病病數日而告終世俗謂五十五年前孺人之生也
五十五年後孺人之死也余謂威音王以來刻刻孺
人生無有不生時刻刻孺人死無有不死時世人見

其粗而不見其精見其顯而不見其微乃喚今日是
二七數水底之魚蹤辨空中之鳥跡豈不大可慨哉
然既知常生常死底更須知不生不死底既是常生
常死底作麼生是不生不死底莫是唯其不生不死
故能常生常死麼莫是唯其常生常死故能不生不
死麼此乃教家極則若我達摩門下猶隔江在今日
且問孺人化去已經二七卽今在甚麼處安身立命
二七之前四大無恙時又在甚麼處安身立命五十
五年前未入胞胎時又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喝一喝
云箇中若能明得這一喝今日意最初關一時打鬪

了也坐看靈樞成三昧笑殺燈臺淚兩垂

入堂小叅諸方有法說得有公案商量得有棒喝施
設得到老僧這裏却是一味關門打睡且道還有爲
人處也無古人云顧鑒嚀呻曲爲中下閉門打睡接
上上機老僧今夜入堂便是拖泥帶水況爲諸人說
長道短耶然既到此也不免隨例喋喋一番大抵學
禪者第一不得鑿壁偷光有等學人專向古人公案
上穿鑿解說以爲了當殊不知你雖說得滴水不漏
依舊是古人底與諸人毫無干涉第二不得撥波求
水自謂今日是迷求他日悟謂眼前萬境以及內心

意識悉皆幻妄却要這裏求見真心殊不知卽妄說
眞已是鈍漢況棄妄說眞耶第三不得空中釘橛有
等學人於古人方便執而不捨以爲奇特如臨濟三
玄洞山五位雲門三句等或癡守孤危或偏墜平實
或貪向上或好格外此正是法執不忘去道奚啻萬
里諸人若能離此三病方是當家種草雖然更有事
在昔馬祖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先和
尚拈云老僧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有鹽醬二大
老分疆列界各有爲人處在老僧則又不然老僧自
從胡亂後三十年祇管逢茶喫茶逢飯喫飯那管渠

有鹽醬無鹽醬諸人若也會得老僧有箇破鉢囊兩
手交付其或未然且向期中再四叅看好

小叅直截根源不存知解當陽露出不費纖毫若也
貶起眉毛早成蹉過纔落擬議便隔千山所以睦州
見僧來便掩門曾祖見僧來便面壁可謂眞實相爲
豈似我輩阿漉漉地說三道四問妙答玄雖然也須
識得古人誦訛處始得如曾祖面壁羅山云我當時
若見好與五火抄何故爲渠解放不解收玄沙云我
當時若見也好與五火抄且道與羅山意是同是別
二大老總是借西家燈焰東家壁各具手眼今日老

撰述

云馬祖與金剛經

僧簡點將來好將三大老各與五火抄還知麼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

小叅舉馬祖云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目心因色故有汝但隨時言說卽事卽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卽名爲色知色空故生卽不生若了此意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師曰馬祖好似一箇老婆婆嘔心嘔血與汝諸人說了也但近日稍通文字者俱云會得及見僧問馬祖如何是西來意祖便打云我若不打汝諸方笑我在諸人見此俱云這裏却難會既是這裏會

不得因甚前面底會得既是這裏會不得前面會得底俱非也或有云我會也我會也打處正是直指他底意或云打處祇是斷他解心苦哉苦哉馬祖正法眼但恁麼流通去也今日若有人問如何是知色空故生卽不生老僧便打諸人又作麼生商量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

小叅舉懶安初叅百丈問曰學人欲識佛何者卽是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安曰識得後如何丈曰如人騎牛到家安曰未審始終如何保任丈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莫令犯人苗稼安自茲領旨師曰此一則公

撰述

永樂大典卷之四

案可見古人之大，全大抵古人沉厚細密，大非今人之比。百丈是馬祖門下親遭一喝，得大機者。其答安公之問，豈不能一喝一棒？却云：如騎牛覓牛。及問識得後如何，便云：如人騎牛到家。夫既到家，則千穩萬當，更有何事？却又問：云始終如何？保任若是。今人答這話，便喘云：將謂汝是箇人。元來作這般見解。百丈却不然，又云：如牧牛人執杖視之，莫令犯人苗稼。安從茲領旨，便養成一頭露地白牛。其不墜師訓如此。今人視之，可謂大不啍啍漢也。今日諸人說保任，且置。還有識得牛者麼？牽出與老僧看。衆無語。師曰：莫

道古人不啍啍好

小叅本分衲僧，自然寥廓，分別不生，迥異諸學。不問未生前，不管清淨覺菩提，與涅槃是甚，破木杓指毫末，爲泰山視滄海，爲一勺顛三倒，四沒來繇，千聖聞之，眉皺卻因甚？如此抵緣，遶斷黃金索。此土西方尋不著。

承天寺小叅。今之承天，古之招慶也。第一代稜和尚有一則公案：七百年來未了。招慶嘗云：萬象之中，獨露身諸仁者作麼？生會還是撥萬象，還是不撥萬象？若說撥萬象，渠又說萬象之中，若說不撥萬象，渠又

說獨露身既不許說撥又不許說不撥畢竟作麼生說莫抵喝一喝打一掌拂袖便行以爲了當須是有箇真實會處若是仙陀客舉頭便知尾其或未然且學稜和尚坐破七箇蒲團去也今人多道不消用功祇要放下殊不知你纔起念放下這一念便放不下了也或有云祇須直下承當殊不知你纔起念承當這一念便隔千山了也或有專學驢唇馬舌問東答西謂之不受人安排不受人纏縛以爲了當殊不知你纔起此念便自家安排自家纏縛了也蓋爲你纔生一念便有能有所非妄而何喚鶴有九臯難翥翼

馬無千里謾追風珍重

興化菩提庵小叅若論這箇處處全彰祇如今日海風如雷大地震動已爲諸人說法竟若能從此會去何用叨咀其或未然須知諸人本有之性與諸佛無二因甚諸佛成無上尊而我等祇爲博地凡夫蓋爲我等有妄識妄情故也何謂妄識于一切境上起種種有無是非之見也何謂妄情于一切境上起種種愛憎取捨之情也繇有妄識乃起妄情繇有妄情乃造妄業造天業則生天造人業則生人造鬼業則生鬼乃至造地獄業則生地獄無有不繇業而生者生

繇業生造繇情造情繇識起諸人若能于一切境上不生有無是非之見則能于一切境上不起愛憎取捨之情斯人于聖凡位中收不得又豈有生死之可言哉若有箇漢聞恁麼道出來推倒法座也怪他不得如未穩在且莫弄虛頭山僧且教渠作死馬醫但二六時中發起勇猛堅固之心看箇話頭念茲在茲如猫捕鼠如龍護珠無一刻放下日久月深情窮理極忽然磕著管取通天徹地古德云塵勞迴脫事非常緊把繩頭做一場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

大道巖小叅山僧今晨出圭峯過金雞橋迤邐田野間日午始到彌陀巖齋後取道巢雲石壁天高捫蘿百折寒泉天瀉飛濺人衣崎嶇數里始達大道巖至晚課後與諸人相見猗如恁麼來還有佛法也無若道無諸人眼在什麼處若道有畢竟佛法在什麼處咦滿林桃李皆春色爲問東君幾箇知
中秋小叅年年八月有中秋此夜中秋更可愁嶺上木鷄銜月走溪邊石犬吠難休驚起東村王大姐點燈床下覓蹤由捉得蝦蟆生兩翅轉身飛去狀如鷗諸仁者莫強求鬼谷燒龜亡五兆君平起數失雙籌

撰述

小叅棒如雨點喝似雷轟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古人
如此爲人豈不痛快但是山僧這裏未肯挨門傍壁
受古人雜毒在若有客來祇向他道箇五三九七殺
人刀活人劍各自領取
聞大師入塔小叅茲當聞大師入塔之次四來緇素
霧擁雲屯還有知聞大師住處者麼莫是云鼻孔裏
安禪眉毛上踣跳麼莫是云清風度廊下秋月轉簷
前麼莫是云依稀湘南彷彿潭北麼莫是云紅霞不
離碧落白日祇遶須彌麼莫是云乾坤包不得日月
炤難周麼恁麼說話似則也似在則未在驀豎起拳

云元來祇在老僧拳頭上要與諸人相見揮案一聲
云一音演說隨類各解收拳云忽化作出海金龍直
透青霄去也你諸人莫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領

結制日小叅諸兄弟今日又逢結制須知期有解結
功無始終直要萬里一條鐵去唯有本叅死對頭在
尚不問悟與不悟況其他乎若夫古人言句切不得
妄生穿鑿起心解會爲這箇法不是你穿鑿得的不
是你解會得的且不必舉出古人許多古恠機緣祇
如德山道汝但無心于事無事于心自然虛而靈寂
而妙此四句盡情說破更無隱諱不難解會但汝纔

撰述

元覺和尚廣錄卷第四

三

說無心便是有心了也纔說無事早是有事了也能
虛麼能寂麼既不虛寂則雖通身是口辨若懸河總
是生死岸頭濁智流轉而已所以上代諸祖祇教你
將通身膽力通身精神全用在一句話頭上看來看
去忽然爆地一聲則身心世界一旦平沉千差萬別
一旦融通七玄八妙一旦消滅那時更說甚麼無事
有事無心有心虛靈寂妙四字直是無處安著那管
德山老人喚來打折渠驢腰其或未然且莫亂統九
十日中午仔細參詳好

曹侍御夫人吳氏百日請對靈小叅小艇移來芳草

岸流鶯啼破綠楊枝昨宵又下催花雨添得春光滿
穆溪不用達摩來面壁何須諸佛露全機若能腦後
開雙眼佛性因緣在此時夫人向此中會也未若會
得時便向南方無垢世界成佛去也如或未會老僧
不免瞞夫人去夫人六十年前生在吳家祇緣父精
母血假合而有生六十年後卒于曹家亦祇緣父精
母血離散而有死前之生者若實則後安得有死前
之生者非生則後之死者亦非死所以生死止同幻
化絕不相干汝自看即今歷歷孤明能聽老僧說法
者還有生死也無夫人更須知有道吾道底昔道吾

撰述

卷第四

同漸源到一家弔慰漸源拊棺而問曰生耶死耶道
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曰爲甚不道吾曰不道
不道源曰若不與某甲道打和尚去也吾曰打則任
打道則不道夫人試看道吾意在甚麼處擊拂子曰
忽然打破閻浮夢笑倒南無觀世音

對靈示曹嘉魚居士小叅嗚呼居士而遽往耶居士
之恬和恭儉宜壽孝友仁厚宜壽皈心眞乘奉佛精
虔亦宜壽何得此促報而遽往耶以世俗之見觀之
固宜哀怨之不已呼號而不平者也苟能達受命之
元由酬業之深脉則或延或促或豐或嗇非從天降

悉本自招將何尤乎是須知報從業致業從識生識
從幻起正如鏡中有影待物而彰水面生波因風而
動迷者執鏡定有影水定有波而不知其本實非有
盡從幻起若了此幻源則非幻不滅者可識識此非
幻不滅則幻可不除而自淨於是爲生死乎爲無生
死乎咄居士倘能明此則歷劫業因可從此識無始
習氣可從此消又何長年短算之可言哉今承尊翁
嚴命對靈爲汝演說汝其念之

天寧寺小叅祖師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憎愛
洞然明白諸人若能于此直下領畧更有何事如或

撰述

未能山僧打葛藤去衆生所以汨沒生死長劫冥冥無有出期者只爲你有箇揀擇分別之心有分別便有好醜有好醜便有愛憎有愛憎便有去取有去取便有善惡緣是善者上升惡者下墜報在天人卽欲去善惡而取無善無惡報在二乘所以終不能超生出死只爲有分別之識愛憎之情也所以諸佛諸祖教人直出輪迴者無有他術唯要你泯此妄識妄情而已若要泯此識情須是要一步死工夫古人工夫無定總只爲渠一箇爲生死之心切急急忙忙如作一件大不好事在將露未露之間展轉思惟求箇出

路亦如在狹小路頭逢著一箇生死冤家直須撻命打出日久月深情忘識絕心花頓開逢緣遇境而生死之心盡矣後來人根器旣劣偷心日重雖說叅話頭做工夫而浮慕之心日分爲道之念日澹加之狂慧競起便爾隨俗流墮師之所傳第之所受以口舌爲三昧以偈頌爲正叅殊不知你答話似趙州偈頌過雪竇總歸生死窟穴而已所以古人云老兄下語卽老僧未能過但未能脫生死耳或又云任你上堂也上得小叅也說得拈也拈得頌也頌得祇是未在何以故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

撰述

六世祖師傳卷第四

七

王回菴小叅王回山上白雲塢門外落花如紅雨青
松翠竹各爭妍紫燕黃鸝相共語虛空逼塞盡春風
何須更說雲門普斬斷雪峯鼈鼻蛇倒騎玄沙白額
虎臨濟只是小厮兒西河那有真獅子任渠百妙與
千玄到底看來只如此何以故甜瓜徹蒂甜苦瓜連
根苦
莊舛菴小叅鬧盪早抽身僻谷偏留情王回不厭深
今復到莊舛豈爲耽獨樂世衰道難行靜處閑叉手
爲人不爲人只如深山僻谷之中作麼生是爲人一
句和煙拾橡栗帶月灌菠稜珍重

智者寺小叅婺州爲古聖垂跡之地智者大師其一
也老僧今到婺州首得瞻禮憶昔大師曾入澡瓶中
趺坐爲是廓瓶以容身爲是縮身以就瓶若作神通
商量錯認驢鞍橋若不作神通商量又作麼生商量
古人云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今日老僧與諸人
相逢了也拈出了也作麼生是知有底事好向黑白
未分前看取

曾明寺小叅草碧泉清舊日山牧牛人去未會還我
來慣把泥牛牧等閑笑破幾重關昔日有箇南泉稱
善牧者曾云自小牧一頭水牯牛擬向溪西牧未免

撰述

宋高僧傳卷之四

犯國王水草擬向溪東牧亦未免犯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看來却似畫地爲牢轉動不得未爲好手又有箇懶安稱善牧者曾云養得一頭水牯牛變成箇露地白牛眼前孤迥迥地越亦不去看來却似氣窮力竭驅遣不得亦未爲好手唯有曾明禪師原始要終分爲十則牧牛之義無遺矣但老僧却又不然只牧得一頭折角泥牛那管溪東溪西不論山南山北有時耕翻大地有時觸破虛空諸人還識也未良久云吽

冬至晚小叅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良久云會麼

進云恁麼則無出入也師云無亦不可得進云古人又道面門出入何也師云指影只爲標真進云如何又道是什麼乾屎橛師云若無後語何有臨濟僧禮拜師乃云大易云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此戒諸人妄動也蓋本分大事不容動著動著此兒卽乖本色所以成佛作祖是頭上安頭明心見性是眼中著屑大機大用是體妙失宗返本還源是棄家外走諸人莫見我如是說便作無事無心會若作無事無心會也是陰山鬼窟裏坐縱饒你不恁麼也是鸛鵲雖脫殼未免抱寒枝老僧已是消盤托出與諸人了

也若更凝眸不勞相見
小叅生從何來裏片雲莫亂猜死從何去滿眼空
花落甚處休言昔日與今朝莫計生滅并常住昔人
苦口曾垂示有無恰如藤倚樹樹倒藤枯更浪尋一
笑分明重指注重指注畢竟一句歸何處咄

爲葉子暄居士對靈小叅福唐葉子暄居士以妙齡
慧質遽爾云亡宗族隣里皆共惜之老僧却謂居士
實未嘗亡祇于今一靈真性惺惺不昧來聽老僧說
法者還有存亡也無此既無存亡則從前一切生死
皆如夢幻泡影無有真實蓋此幻妄原從心境而得

心本無心因境而有境本無境因心而現心境交妄
造成幻業既有幻業汲引生死今但能知此生死之
妄則諸佛涅槃實不出此遂舉拂子云子暄居士惺
惺著但能於此會得則不必言妄亦不必言不妄不
必言亡亦不必言不亡不必言知亦不必言不知三
世諸佛一切妙法盡在此中徹透根源去也老僧葛
藤不少居士珍重

小叅舉龐公問馬祖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
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公便悟去後
草堂清枯云若恁麼道魚龍蝦蟇向什處安著今日

鼓山諸人各代馬祖轉一語看一僧云隨聲便喝一僧云草堂合吃老僧手裏棒一僧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一僧云喚什麼作魚龍蝦鱉一僧云恁麼卽水生也師云諸人各能爲馬祖出氣可謂同坑無異土但祇是扶強不扶弱據老僧看來馬祖語不妨痛快易會但是應機合節亦祇得八成後廣嚴澤別馬祖云城中青史樓雲外高峯塔廣嚴合喚來與馬祖洗脚諸人還有道得十成者麼請各道看一僧背師前叉手而立云請和尚鑑師云好與七藤條一僧云萬象之中獨露身師云的當甚的當但是

借照隣家一僧云今日事繁不能爲汝說師云親切甚親切但恐相習成風一僧云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師云錯亦不錯但無大人作畧一僧但向師前挺身而立師云非卽不非是卽未是一僧曰咄說什麼與不與師云似也似但可惜許一僧云某甲但扭住問他你是阿誰師云他便劈面一掌你又作麼生一僧云靈源洞口石將軍師云你到做得廣嚴弟子一僧云不識師云不識又不識箇什麼一僧云某甲今日滿口道不出師云且放汝三十棒師復云今日諸人各具一知半解下語各有來由但淺深不一多難出

得古人蹊徑耳十成語且待他日下座
爲太史陳仲謀居士及夫人李氏對靈一切衆生沉
溺生死海中頭出頭沒無有出期其始只因一念之
迷以至于此所以起貪嗔痴發身口意四生六道輪
迴不息故世尊于金剛會上末後叮嚀說偈云一切
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能如
是觀卽是成佛之初門出生死之要道也今日子嘉
居士爲先太史陳公及夫人李氏禮懺屈山僧到此
不免向葛藤窠裏與渠相見舉拂子云潭無量生死
百千業債但向此中脫去咄

爲優婆夷林氏對靈生死從來本寂佛法一切現成
爭奈後人不守本分曲爲來機施出種種三昧也總
明者箇事若到鼓山門下却又不然道吾笏秘魔叉
總請放下德山棒臨濟喝到此都休今日老僧爲優
婆夷林氏對靈又說箇什麼知人夏則搥扇冬則附
爐寒則添衣饑則進食者裏便是少林心髓曹溪血
脉若能會得方知生死從來本寂佛法一切現成衆
生成佛其來舊矣會麼珍重

爲宗見監院對靈宗見上座生平以戒月嚴身悲花
接物在樟湖固爲一方知識在石鼓亦爲一衆綱維

一旦拂袖歸西灰飛烟滅將就宰堵諸法眷屈老僧到此爲渠說箇最後祖餞夫人有身總由虛妄因緣所成不由你差排不由你管攝你要念念常存他要念念速滅挨到臘月三十日一場戲劇已完須要求箇非生非滅真歸休處如何是真歸休處莫是離生滅而求不生不滅麼斯人未見道源莫是卽生滅而求不生不滅麼斯人亦未見道源畢竟作麼生卽是舉拂子云見則便見會則便會說什麼生滅不生滅又說什麼卽生滅離生滅宗見上座會也未山中梅樹花開徧幾箇能聞一段香

爲秀生上座對靈秀生上座秉志堅貞律身清苦似鐵骨之凌空若天花之不染三十年守一破茅蓬念念專歸淨邦步步腳踏實地去冬十月卧疾至臘月十七日念佛坐化頂門如炙其生西之驗明矣可謂僧中翹楚世外珪璋今乃終七之期其徒等問等宣請老僧爲渠對靈說法老僧更有何說不是當風點燭便是醉後添盃何以故全身已坐黃金剎安用疎山臘月蓮

小叅古云叮嚀損君德無言真有功任從滄海變終不與君通昔山僧在壽昌日曾問老人叅廩山得何

指示老人云實無指示山僧曰若無指示這片香因甚燒向廩山去老人云若有指示這片香不燒向廩山去也因言我在廩山時先師絕口不提宗門事一日因與兄弟論金剛經義甚快先師笑曰宗眼不明非爲究竟我聞著茫然自失乃請問如何是宗眼先師拂衣而起後因到郡城訪羅近溪先生于從姑山始見五燈會元句句如攔路虎歸請得一部日夕披玩每以疑義請益先師但云我實不知汝自看取一日因見僧問興善寬曰如何是道寬曰大好山不覺豁然後千七百則無少滯礙乃入方丈通所悟先師

曰悟卽不無卻要受用得著始得不然恐祇是箇承銀禪也我後辭先師隱峩峩一夕山境大喧不覺驚動因憶先師之言乃曰小境尚動況生死乎卽點燈信手抽會元一卷來看正值珪禪師爲嶽神受戒章廓然無畏而生死之心始盡矣所以我這片香燒向廩山去祇重他一箇無指示若當時爲我阿漉漉地說來豈有今日也此意非獨廩山山僧當日見壽昌有所請問和尚但云我不如你一日問如何是清淨光明身和尚振衣而立山僧曰祇此更別有和尚拂衣便行山僧忽有省乃入方丈禮三拜未及啓口和

撰述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四

尚舉杖打三下曰向後不得草草諸兄弟看這兩箇
老人果有何法示人然此便是第一等相爲也葛藤
且止祇如今日恁麼舉是叮嚀是無言是通是未通
咦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

弟子道實相續今紹
同刻廣錄第四卷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四

終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五

嗣法弟子道需重編

曾說上

諸山請曾說近日世風薄惡祖道荒蕪諸禪人邪風
入骨魔毒纏心爭弄口鼓全無實得爲師者若曲從
時好祇圖門庭熱鬧却似球燃增燥援溺加濡非徒
無益反滋其惡所以山僧半生竝不道一禪字至住
鼓山三載甘同寒蟬深緘石口一任法堂前草深一
丈三門外荆棘參天撫已而觀了無慚色今年六十
破衲虛舟任風飄蕩流到茗谿岸畔事不獲已却來

與諸兄弟相見拈拄杖卓一卓云會麼若也會得山僧當下座領維那三十痛棒如若未會山僧叨叨咀咀去也若論此事不涉唇齒所以古人云承言者喪滯句者迷超佛越祖猶落階級雷轟電閃尚墮聲容任你玄中更玄妙中更妙總在這邊未到彼岸必須威音那畔回頭空劫已前轉身然後可入塵垂手顯出大機大用如信手撒水銀珠珠皆圓亦如月映千江江江有月但隨家豐儉作用不同所以有五宗之別如臨濟單貴直捷痛快曹洞單貴綿密安詳爲仰則暗機圓合法眼則一切現成雲門則高古曠險雖

有五宗差別實無二道譬如同一味水羣器盛之各不同諸兄弟說此羣器之水還有優劣否又如三人捉賊一人賞以飲食勸諭其歸一人痛杖一番方釋之一人也不賞也不杖卽解縛放他去諸兄弟說此三人捉賊還有優劣否餘宗且置祇如曹洞一宗今日欲振起他莫要識得五位君臣麼莫要識得五位王子麼莫要識得曹山三墮四禁麼若如此欲振起曹洞宗却似挑一擔臭糞向門前過有甚麼共語處必須要向青原垂足處認取洞山睹影處認取昔有僧問洞山如何是沙門行山云頭長三尺頸長二

寸山令侍者將此語問三聖三聖向侍者手中掐一
掐諸人須向這裏認取又一日夜叅無燈有僧問答
罷山令侍者點燈來及點燈來山云取三兩粉與這
僧其僧拂袖而去後有省出資打齋供衆住三年一
日來辭洞山山曰善爲雪峯在傍問此僧去幾時復
來山云他此去不解再來其僧向衣鉢下坐化雪峯
報山山云猶較老僧三生在諸人須向這裏認取又
洞山三十年土地神覓渠不見雲居膺時住寺後經
旬不過堂山詢之膺云自有天神送食山呵之爲說
破天神遂不復來諸人須向這裏認取若于此等處

一一個儻分明還振起得曹洞宗麼猶未必須
重加陶煉使心心無處所步步無影迹於此相續無
間方合主中主也諸兄弟若未到這般田地必須依
樣畫貓兒去古人一則無義味話如金剛山無你鑽
研處如猛火聚無你覷向處既無鑽研處無覷向處
便是諸人斷命根處若于此處捻得破三世諸佛也
無撈摸處況闍羅老子耶如或未能未免在闍羅鐵
棒下過諸君大須仔細必須將前習氣是非恩愛人
我一切坐斷將通身精神通身力量全用在一句話
頭上不管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併力做去此事亦非

難狹在人眉睫前會則便會其有不會者多爲自生知解便成千里之隔若辦肯心直下探取決無難事有等魔風不做工夫狹習學古人言句搖唇鼓舌慣弄虛頭假粧模樣自表剛強人我益高是非亦熾比之俗人猶爲不謹此等永當墮無間獄無有出期者也又有等稱做工夫者單論話頭淺深謂參得某公案了又要參某公案某公案參得某公案參不得緣渠看見古人或在此公案上有省在彼公案上過不得便謗公案有淺深殊不知過狹在人緣渠於一則公案上不能一脚踏到底所以說這裏通得別處通

不得殊不知別處通不得則這裏通得底亦不是了也其實趙州無一歸何處庭前柏樹子麻三斤乾屎橛竹篋子秘魔叉睡中主一通俱通豈有差別若干此等處作差別知見者總是門外俗漢而已又有等稱做工夫者但于塵勞暫息處得少光影處便稱悟道更有古人言句透不去處便逐一思惟註解殊不知這思惟註解底便是火枷芒繩了也又有等于公案上驀有悟入但悟迹不除知見未消雖於古人公案一一透得却自己受用不得所以爲山百仞功虧一簣可勝惜哉諸人若要發明此事必須全身放下

老實真參直到古人田地若有纖毫知見可說總爲魔冒而已山僧今日因風舉火叨咀一番挖泥帶水罪過不小作麼生是真寂本分家風拈拄杖云五宗踏破無蹤跡毘盧頂上別翻身卓一卓下座授戒曾說諸仁者不辭跋涉遠來下刹乞受戒法須知云何爲戒戒云何受諸人將以壇場爲戒耶問清淨爲戒耶三說羯磨爲戒耶和尚阿闍黎爲戒耶教威儀著袈裟乞食正命爲戒耶若將此爲戒則盡屬生滅終歸有漏安得名爲究竟尸羅昔佛曰孝名爲戒諸人將以孝爲戒耶夫孝者順也順者順何又以

何爲順孝之實未明安能識戒也又曰攝心名戒諸人將以攝心爲戒耶夫心是何物而可攝攝又是何物而可攝心水不洗水金不博金則攝心之義何歸又六祖云本性無非自性戒諸人將以本性無非爲戒耶六祖此語可謂喫緊爲人直捷指出然亦未免尚帶枝葉良以非因是立是由非生旣本性無非將以何者爲是旣本性無是將以何者爲非而言不非若學人滯於言句之下是非之見未泯則此戒尚隔千山須得是非情盡靈光獨露則所謂戒者已爲魚遊水中人在空中無你受處無你背處無你持處無

你犯處搭衣展鉢盡是金剛道場布薩羯磨孰非毘
盧境界喻如神龍入海何妨出沒波濤所以高沙彌
云長安雖鬧我國晏然良有以也如若未能到此切
莫妄相倣效且據渠見處祇得一概正如偃鼠飲河
但能自滿其量若是箇沒量大人作畧自異雖一塵
不立不妨世界橫吞雖腳踏毘盧正好通身泥水昔
六祖於黃梅會中親受衣鉢厥後猶於嶺南法性寺
稟受智光律師滿分淨戒豈可謂我國晏然竟不須
受也蓋此戒始自凡夫終至成佛中間無一時無一
事可離此戒又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並無一人不從

此戒而得菩提者是知此爲聖凡共由之要戶今古
共涉之通津捨此非特進道末由亦乃喪失慧命正
如臨陣者必須鎧甲弗得則難免鋒鏑亦如渡海者
必須巨筏弗得則必遭淪沒所以我佛世尊始坐金
剛道場卽說波羅提木叉於菩提樹下卽爲賈客二
人說二飯之法次鹿苑爲耶舍父說三飯五戒之法
至羅睺羅出家說沙彌十戒之法後爲舍利弗請遂
因事制立比丘比丘尼諸具足戒之法凡依之而修
者三業旣淨則心不妄緣心不妄緣則定從此入慧
從此發雖周旋折旋中規中矩而徹底無依全身灑

落是爲法門之柱石後學之典刑也有等狂妄之徒輕剽圓頓之糟粕習成豁達之邪空便謂我親見衲僧巴鼻穿過佛祖髑髏或胡喝亂棒或指馬呼牛如發癰病相似及夷考其行則恣心所欲恣身所行毫無忌憚乃謂我得無礙大解脫門殊不知左之右之一一並成魔業舉足下足在在總陷泥犁諸人如食肉不異食蔬方可食肉飲酒不異飲水方可飲酒見寶女不異木偶方可行姪若也見有美惡則境未亡情存欣厭則心未空心境對立何所不有將見鐵城銅柱罔不熾然劒樹刀山何能無礙經所謂大妄語

成墮無間獄千佛出世不能垂救者也有等悠悠之輩雖曰受戒但取受戒之名全無受戒之實隨羣逐隊苟簡登壇拜跪尚言不堪精神何由感格是以受戒者多得戒者少至於受戒之後便爾荏苒度日或營俗緣或耽世樂所受戒法並不肯請問明師勤翻貝葉云何爲戒法云何爲戒體云何爲戒行率皆惛然鹵莽一生與未受戒者何異諸人既發心來此切莫懈怠未蒙得戒之益反招瀆法之愆咎將安歸誠當於未受戒前頓斷諸緣肅心修懺若得罪根枯滅方爲受戒良器至於臨受之際務在發勇猛心直趣

撰述

無上菩提發廣大心願攝三有衆生懇切翹勤如希
重寶仰承聖法心無異緣則於三羯磨中自然感發
無作戒體既得此體便爲法身種子直至菩提永無
喪失如食金剛終不銷滅可爲喻也受戒之後便當
親近明師習學戒相審明持犯或開或遮各有攸宜
習之既久自能人忘於法法忘於人四威儀內常冥
妙戒任運不犯如順風張帆速達薩婆若海廣化衆
生報佛恩德是爲出家勝丈夫之事也大衆珍重
溥夫人請普說世道交喪天地冥晦鬪爭堅固之秋
魔羅競起之日老僧秣得义手當胸退身三步唯將

一嘿仰報洪恩諸人若能於此見得便是老僧建大法幢吹大法螺擊大法鼓震動大千去也怎奈夫人不肯相信仍來請老僧演法今日祇得向平地上打箇觔斗與大眾結般若緣若是真寂禪決無奇特如適來僧問世尊拈花示衆和尚又作麼生老僧舉起拂子僧云祇此更別有老僧放下拂子諸人若於此領得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皆於此中徹透根源去也所以迦葉纔爾微笑世尊便云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與摩訶迦葉嗟嗟後代人心不古伎倆愈增却喚作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隔一重了也更

撰述

秀巖和尚集卷第五

云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又隔一重了也况分向上向下分權分實分炤分用分三玄五位不白雲萬里哉祇如老僧適來舉起拂子諸人便向舉起處擬議放下拂子諸人又向放下處擬議正是隔山取火如何構得近來禪和弊風大抵如是所以將古人緊要處悉皆錯過如昔日有一女子在佛邊入定文殊盡其神力不能出定罔明彈指女子即從定出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不得罔明因甚又出得此公案近日禪和錯會不少但云文殊智有所困罔明乃以無心而通或云寃有頭債有主若恁麼會祇作得箇

座主奴去又有箇凌行婆到浮盃處問云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盃云浮盃無剩語婆云未到浮盃不妨疑著盃云別有長處不妨拈出婆歛手哭云蒼天中更添寃苦盃不語婆云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爲人即禍生盃又不語此公案近日禪和多謂浮盃便好將婆打出怎奈渠無大機大用故受婆撞突一場全不知婆如神龍盃如巨海龍雖出沒波濤遊戲自在總不出巨海之中又有一婆子遣人送錢到趙州處請轉藏經趙州下禪床遶一匝云轉藏經竟婆聞云本請轉全藏因甚祇轉半藏近日杜撰長老

撰述

元皇朝庚辰金卷第五

却于趙州求過謂趙州祇合默然良久云轉藏經竟
又有代趙州答後語者謂合將傳語人劈頭便打似
此見識何曾夢見趙州婆子來不知這公案好似一
片月餅兩人共擡去也此等舊時臭爛葛藤且止祇
如老僧前日緊閉口縫今日復開兩片皮諸人且道
前日不說底是今日說底是若道說底是枉殺維摩
乃金粟後身若道不說底是枉殺文殊乃七佛祖師
有人見恁麼道便云這箇不在語默上我且問渠不
在語默上畢竟在甚麼處畢竟如何是離語默底事
有等噉酒糟漢便來擎拳豎指下喝行棒此輩正好

分付在東園裏運糞若真寂禪未夢見在喫賣粥老
婆手遮日笑殺甸街趙七郎

除夜曾說四時八節循環過挨到今宵歲已窮簡點
一年成底事却如夢幻一場空諸仁者當此臘月三
十日到來試各自簡點看此一年三百六十日中不
耕而食不織而衣享檀信之膏脂飲行人之汗血畢
竟作麼生消受又一年三百六十日中親師取友問
道叅禪探諸佛之教言窮祖師之命脉畢竟有何進
益又一年三百六十日中歲變月遷時移刻減光陰
迅速剎那不住既無駐顏妙藥又無換骨靈丹畢竟

支那

元皇朝庚辰金卷第五

十

顯述

元豐初年庚子年第五

作麼生得不蹉跎光陰去此事且置祇如大限到來
四大分離識神無主前路茫茫冤業相牽到此之際
生前勢力靠不得了也師友眷屬替不得了也金銀
珍寶用不得了也田園產業恃不得了也文章學問
顯不得了也智謀機械使不得了也且道作麼生得
擺脫去莫是齋得幾員僧拜得幾拜佛可脫生死麼
莫是持得一卷經持得一箇咒可脫生死麼莫是講
得三經五論如瓶瀉水可脫生死麼莫是將祖師公
案逐一商量如何拈如何頌可脫生死麼祇如拈頌
一節近日學人互相倣效將達摩門風掃地滅盡如

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莫是惑亂天
下人麼且喜沒交涉如德山低頭歸方丈巖頭道大
小德山不會末後句莫是巖頭智過於師麼且喜沒
交涉如巖頭道我與雪峯同條生不與雪峯同條死
莫是悟體則同發用則別麼且喜沒交涉如楊岐道
三脚驢兒弄蹄行莫是格外拈來超言思之表麼且
喜沒交涉如首山道新婦騎驢阿家牽莫是顛顛倒
倒越本常之理麼且喜沒交涉如進山主道這箇監
院房那箇典座房莫是當央直指麼且喜沒交涉如
洞山道麻三斤莫是問在劫外答在今時麼且喜沒

撰述

元僧系譜卷第五

五

交涉諸人若但如此穿鑿號曰宗師管取入地獄如箭射且勿論他商量錯謬卽於本分中實有見處三千七百則臭爛葛藤一一穿過無毫髮可疑要也脫不得生死何以故以渠如夾冰之魚雖是渾身在水怎奈轉動不得又如司庫之吏雖然出入珍寶一一分明怎奈非渠所有所以衲僧家必使釋迦在我背後立達摩在我脚下行方有擺脫分此是衲僧有始有終一大關節處更有箇不落始終一句作麼生道木牛吞却鐵崑崙驚倒門前石敢當珍重

寶善受戒曾說老僧昔年在寶善庵中受聞谷大師

委曲一場將箇雲棲戒本子相付今年復到寶善四方大衆尋腥逐臭來請老僧說戒將謂老僧有戒與諸人說耶不知此戒不是老僧底亦不是聞大師底亦不是雲棲老人底亦不是南山律師底乃至亦不是釋迦牟尼佛底祇是諸人自心本具底所以六祖大師云本性無非自性戒今老僧年老不能與諸人逐一詳細說得但省煩與諸人說去如何是五戒梅花鬪雪開如何是沙彌戒石笋破蒼苔如何是比丘戒寒河連底凍如何是菩薩戒膏雨足露電諸人若會得此四句當下頓得無作戒體永成金剛種子直

至菩提樹下無有差池大衆還會麼如其未會老僧不免再垂方便老僧昔年在真寂院中說戒會垂三問第一問戒必師師相授請問威音王從何人受戒若識得此一問便明最初一句亦明末後一關百千諸佛百千戒法盡從脚跟下流出第二問梵網經云戒光從口出非青黃赤白請問畢竟作何色若識得此一問則一切聲色塵中金可橫身直過無有些毫過患第三問經云破戒比丘不入地獄既是破戒比丘因甚不入地獄若識得此一問則姪坊酒肆隨處自在手把豬頭口誦淨戒諸人還會麼如又不曾老

僧瞞諸人去也吾人本性無善無惡無持無犯祇爲無明忽起因而境界妄現境界既現則有好醜既有好醜則有愛憎既有愛憎則有去取至於有去取則有罪福有果報六道循環如汲井輪無有斷絕諸佛愍之首爲說戒所以止其妄情不爲妄境所惑而已能守此戒則妄情不橫流妄境不惑亂旣妄情不橫流妄境不惑亂則定可成慧可發定慧雙嚴成無上道是知皆肇始于戒故戒者如行百里者乃是最初一步此步若差必無能到之日亦如造百尺高樓者乃是先築其基此基不固必無成樓之日又如善米

畫者乃是先有素地若素地不成必無能畫之理所
以修行者必首重戒法今來求授切莫苟簡登壇隨
羣逐隊跪得一炷香便云我已受戒了也若恁麼受
戒有何利益既無受戒之益反招墮法之愆又不若
在家穩坐爲勝也若要受戒者必先要發箇最上心
何謂最上心須是不爲求人天而受戒亦不爲求聲
聞緣覺而受戒亦不爲求權乘諸位菩薩而受戒須
是直求無上菩提而受戒又要發箇最大心何謂最
大心須是不爲自己而受戒不爲眷屬而受戒須是
要度一切含靈皆成佛道而受戒若具二種心真誠

懇切自然感得無作戒體如食金剛終不消滅直至
成佛決非虛語雖然如是老僧更有最後一句叮嚀
諸人在家爲客易出路作商難珍重

薦大中丞邵公劍津居士曾說恁麼去也恁麼來幻
影浮光不用猜昔年諸葛成何事亦似殘花點翠苔
今日邵練要居士爲薦先考大中丞劍津居士命老
僧冒登此座諸仁者還識得劍津居士麼三十年前
好讀書善屬文者此劍津居士也二十年前鼓逸翻
於秋風奮頭角於春浪者此劍津居士也二十年中
佩金章紫綬歷中外諸任者此劍津居士也至於迤

撰述

蘇東坡詩集卷五

撫全蜀提數十萬之兵禦數十萬之寇者亦此劍津居士也一旦勢與願違君恩未報決志長往前路茫茫者亦此劍津居士也由今日而觀前日則前日皆虛由前日而觀今日則今日豈實故知生乃幻生死乃幻死然生死皆幻者何故以一切生死不出於境緣身心四者此四者俱無有實境緣何以非實以待身心故若無身心安有境緣身心何以非實以待境緣故若無境緣何有身心若知四者非實則所謂無生無死者可識矣大衆會麼如或未曾老僧不免再饒舌一番汝等試思三十年前好讀書善屬文的是

箇甚麼二十年前鼓逸翻於秋風奮頭角於春浪的又是箇甚麼二十年中佩金章紫綬歷中外諸任的又是箇甚麼至於巡撫全蜀提數十萬之兵禦數十萬之寇的又是箇甚麼若於此會得則無榮無辱無窮無達無生無死亦無無生死始是劍津居士立地處大衆還知麼豎拂子云卽今劍津居士在老僧拂子頭上放光動地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會令大衆當下離一切業障報障煩惱障然後往南方無垢世界現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圓滿無上菩提去也雖然尚不是衲衣下事如何是衲衣下事日本國裏金獅

撰述

元皇系世廣武卷之三

三

子昨夜無端嘯一聲驚起白龍江上躍淋雨千山未肯晴會麼久立珍重

臘八日曾說昔日雪山老人於臘月八日明星出時忽然看破無些子事却被人喚作悟道成佛及至盡力舉揚只拈得一枝金色鉢羅花後來四七二三承虛接響隨邪逐惡一印印定總是同坑無異土凡有指示皆如渾金璞玉絕無奇巧怎奈人心不古宗風日變由是門庭各立穿鑿百端雖金亦昔時之金玉亦昔時之玉而琢玉成器鑄金成像尖巧艷麗反似遠勝古人而淳厖渾厚之意則索然無存矣今日老

僧這裏也不用行喝行棒也不用玄提玄唱也不用格外相逢也不用埋真索鬪但舉幾則古人臭爛葛藤刻的示人處爲諸人指箇入路昔日達磨初來此土武帝問云如何是聖諦第一義武帝精通教理而教家以聖諦第一義爲極則故舉以問達磨答云然無聖乃是用金剛王寶劍當頭一揮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怎奈武帝不能領畧却在我上較計再問對朕者誰達磨也不與他論人論我只奉箇不識兩字直似鐵壁千尋窺伺無門這公案乃宗門打頭一節若能從此悟入便可歸家穩坐後渡江至少

林九年面壁而坐正是渠正令全提徹底爲人的所在怎奈人多望崖而退有箇神光座主却來乞安心這老漢也把不住乃爲渠開一線道將心來與汝安神光也太伶俐便云覓心了不可得達磨云爲汝安心竟神光便悟去渠只道箇安心竟畢竟悟箇甚麼還會也未如或未會再看龐居士叅石頭問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石頭便將手掩其口這裏入境俱奪截斷衆流正是用達磨金剛王寶劍也龐居士從此有省後叅馬祖亦問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馬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這

裏奪境存人傍通一線亦是用金剛王寶劍也居士遂大悟去後來南泉又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這公案却似福州人吃荔枝相似把皮都剝了送在你口裏只要你吞下大抵禪和不能直下領畧都只在此心上求佛上求見人說非心非佛又疑畢竟是箇甚麼物南泉三處俱破亦是用達磨金剛王寶劍也諸仁者既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道是箇甚麼於此未曾再看百丈下堂句百丈一日上堂說法竟衆下堂丈忽召云大衆衆回首丈云是甚麼此是忽然提出靈光獨露迥脫根塵處若從此證入是爲親切又

羅山問巖頭云起滅不停時如何巖咄云是誰起滅就路還家快便難逢山正擬議間巖急提云肯則未脫根塵不肯則永沉生死夫不肯固永沉生死肯因甚又落根塵蓋有能肯之心是之謂根有所肯之境是之謂塵心境對立非妄而何以上所舉百丈巖頭葛藤並向六根門頭指出可謂太近但恐人只守著昭昭靈靈認奴作郎翻成太遠須知有岑大虫道底大虫爲亡僧作偈云眼前無一物當下亦無人蕩蕩金剛體非妄亦非真人都于有見有聞處說金剛體渠獨向無見無聞處說金剛體若能從無見無聞處

認得方能於有見有聞處認得也然岑大虫只就一觸髅言之更須知有忠國師道底僧問忠國師如何是古佛心國師云牆壁瓦礫僧云還說法也無國師云常說熾然說無間歇人都于有情上說古佛心渠獨向無情上說古佛心若能于無情上認得方能于有情上認得也學者到此始知這箇無一物不是無一處不週無一時不現故經云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然更有事在諸人也不可不知乾峯云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更須知有向上一竅老僧今日不惜眉毛爲諸人註破凡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一切萬象

室礙眼光皆爲法身之障是謂一種病或見諸法空
隱隱地見有法身之理是謂法執不忘亦是一種病
或雖透得法身簡點將來或覺無可倚靠處或覺無
可主張處或覺無可指示處亦是法執不忘是謂最
後一種病前一種病是一種光不透脫後二種病亦
是一種光不透脫學者若能透向上一竅則三種病
二種光不消一捏而破始謂之叅學事畢也老僧今
日入泥入水如泥裏推車四脚著地步步區區只要
諸人得箇入處或有人笑老僧不能直截爲人只管
打葛藤殊不知老僧葛藤處節節皆直截之法師復

笑云汝諸人更要直截底麼老僧這裏也有些拈拄
杖卓一卓云大衆珍重

弟子興宣刻
廣錄第五卷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五 終

接述

九思不肖居命先房五

九

讀經集卷之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五
欽定四庫全書

世十九